

如果虐文女主突然醒悟，会有什么故事？

这是我暗恋陆忱的第十年，表白那晚，他初恋突然现身。
我感到陆忱握着我的手突然松开。

一个月前，我那青梅竹马小伙伴陆忱突然说要请我吃饭。

想到这厮对我抠搜得厉害，除了有打折券的火锅再也没请我吃过别的，实在不想回到家还要处理一身的火锅味，我直接拒绝了他，「减肥，不吃火锅了谢谢。」

「No no，怎么会是火锅呢？」他在电话那头贱贱一笑，「是浪漫的双人烛光晚餐哦亲。」

手机突然响起微信消息提示音，点开一看，是陆忱发来的餐厅信息。

看到页面上人均价格那栏的数字，我顿时睁圆了眼。

「小陆，你不对劲！」我举起手机道，「是不是有事求爸爸？！」

陆忱支支吾吾了起来，「确实有事，大事，电话里讲不清楚，周六晚上来了我当面和你说。」

我没想到，他说的大事就是求我和他在一起。

低调的灯光，优美的小提琴声，绝佳的江景景观位，周到礼貌的服务生将精致奢美的菜品端上桌。如果不是周遭环境过于高级优雅，我早就一脚踹飞了坐在对面那个大言不惭的二皮脸。

「你特么……你有毒吧！」

「清清，我知道这样很损，但我也没办法了呀，我可是你唯一的发小，你不能不管我！」

「绝交吧，我没你这种朋友。」

「清姐！不要这么绝情！」陆忱一脸严肃道，「常言道，有今生今世做兄弟。我陆忱身高一米八二，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但凡见过面的没几个不叫我一声帅哥，而且有车有房，工作体面，你我两家又是知根知底，咱俩就是真在一起了别人也挑不出毛病。」

我听出了他话里有话，「什么叫真在一起？你到底要干嘛？」

陆忱正色道，「林之清，我见到吴欣悦了，就在上周。」

我一怔。

已经 6 年没有听到陆忱提起吴欣悦这个名字了。

算了算，我和她也快有 10 年没联系，但一提起她，眼前好似又见穿校服的少女，扎着马尾辫，带着一副细框眼镜，小麦色的

皮肤看起来活力又健康。她走路不像个女孩子，大大咧咧，喜欢豪迈地伸过手来一把勾住我的肩膀。

原来，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清清，你在想啥呢？」陆忱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回过神来，「哦，额...你怎么遇到她了？」

陆忱丧丧地喝了口水，像是要把所有懊恼的情绪都咽进肚子里。「嗨，别提了，在我一大学哥们生日聚会上，他有个朋友带女朋友一起来了，好家伙，一进门把我给看愣了，那女朋友就是吴欣悦！」

接下来，陆忱越说越激动。

「你知不知道那天我多丢人？！吴欣悦那男朋友太不是个东西了！满屋子的单身狗，你说你带对象来干嘛？秀呢？给谁看啊！」

「带就带吧，也不知道提前打个招呼！老子以为是直男聚会，没洗头没洗澡，随便套了个皱巴巴的短袖就出门了。结果，吴欣悦那男朋友打扮得人模狗样地坐在我对面，气得老子饭都没吃几口！」

「哈哈哈哈哈哈！」我很不厚道地大笑起来，「真是前任相见分外眼红。没想到你是这么个小心眼子，都二十好几了，还在记初恋的仇，你是真有病吧？」

陆忱一摆手，示意我闭嘴，「罢了，你这种母胎 solo 不会懂。再说，她是什么省油的灯吗？这个吴欣悦，上学那会最喜欢和我抬杠，现在还有这臭毛病，当着我这个前男友的面，和现男友腻腻歪歪也就算了，还非得问我有女朋友了吗？不会一直单身呢吧？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好不好！」

公开处刑，这倒是有点不给面子。我不禁点点头。

见我表态，陆忱越发起劲了。「你就说，她这么当面要我难堪，换你你能忍吗？」

「所以...？」

「所以情急之下，我拍案而起，告诉她小爷我当然有女朋友！而且我女朋友漂亮！聪明！能干！是我从小到大心目中的白！月！光！」

他说白月光三个字的时候，两只手表演似得直指向我。

我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

「清清，事情是突然了一些...」陆忱用餐巾擦着脸上的水，「但你说，当时那种情况，我也是被挤兑得脑子一热.....想到的都是你，只有你才能对付吴欣悦啊。」

我忍不住骂了句脏话，「拿我当枪使呐！我和吴欣悦无冤无仇，你这是给我找冤家啊？」

「可是清清，我话都说出去啦，而且.....而且下个月我们高中同学聚会，我已经和她说了会带你一起参加.....」陆忱越说越心

虚，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顿时像被一口气堵住，讲不出话来。

「你就帮我过了同学会这一关就行，求你了，清姐清姐，以后你就是我亲姐姐！」陆忱舔着脸使劲说好话。

我刚要开口，他却迅速叫了声「服务员，买单！」，白衬衫黑领结的服务员恭敬地递上了账单，「**先生您好，加上服务费，一共消费 3888 元。**」

我张开的嘴瞬间变成了 O 形。

陆忱迅速掏卡付钱，并一脸狡黠地看向我，「林之清，吃人的嘴短。」

「好，可以，没问题。」我被他的骚操作彻底征服了。

「就知道你最够意思！」陆忱朝我竖起了大拇指，「你放心，忱哥在学校也是一路被叫校草长大的，到时候绝对让你脸上有光！」说罢，又紧紧握起我的手，

「好兄弟！」

.....

我和陆忱是青梅竹马，不过中间也曾分别过很长一段时间。

初二那年，父母结束了外派工作，带着我回到家乡。老友回归让陆忱的父母十分欣喜，他们还非常热心地为我安排好了转学

的事情。

「一中那边，老陆已经打好招呼了，过两天你们抽空去学校办一下手续就行。等到暑假结束一开学，清清和陆忱就是同班同学了。」在一次聚餐上，陆母高兴道，「现在全市最好的学校就是一中，陆忱那个班是实验班，师资好，氛围也好。」

「这可太好了，最重要的是清清到新学校能有陆忱这个好朋友照应，我们也就放心多了。」我父母也甚是满意。

在两家大人的举杯谈笑声中，我看了眼他们口中的「好朋友」——坐在对面闷声不语，埋头吃饭的陆忱。

上一次见面时，他还是个抱着玩具拖着鼻涕的七岁小屁孩，是我在幼儿园里最好的朋友。得知我要和父母去外地念书时，七岁陆忱的目光从动画片上移开，抬起头不解地问他妈妈：「去外地念书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上小学后就见不到清清了。」

据说陆忱在家连续闹了一个礼拜，以至于来送我的时候，眼睛是肿的，喉咙是哑的，我隔着车窗向他挥手告别，看见他哭得龇牙咧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二十几岁的时候，再次谈到这段回忆我和陆忱都笑得前仰后合，感慨幼年友情的坦诚珍贵，但对于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十四岁少年而言，被当众提起童年糗事是极其丢脸的。

他尴尬，我也尴尬。

七年未见，我们之间早就生疏得无话可谈，曾经一日不见甚是想念的开裆裤之交，已经退化成了「父母朋友的小孩」这种简单而陌生的关系。

不过，两周后，这份冷漠的关系就得到了化解。为了让我开学后跟得上学习进度，妈妈把我塞去了陆忱的补课老师家里，也是在那，我认识了吴欣悦。

补课的学生很少，一下午也就我们三个人，一人一张试卷做题，老师只在最后讲题时才会出现。

没有大人在的时候，陆忱明显活跃了很多。他和吴欣悦说我是他的发小，开学后我们仨就一个班了。

「哦！原来你是我们班的转学生啊，我叫吴欣悦，开学后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就行。」吴欣悦是个性格非常外向的女生，很容易和她成为朋友。

补课的日子彻底成了我们三人聊天打屁的消遣时光，每天过得嘻嘻哈哈，我则更快乐一点，因为是转学生，没有暑假作业，所以能天天看另外两个人一边互抄作业一边斗嘴，乐此不疲。

有一天，我偷偷问陆忱，「你是不是喜欢她？」

陆忱愣了愣，低下头把玩起手中的笔，漫不经心道：「你猜呢？」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正呆呆看着他玩笔的手，突然发现这双手非常好看。他皮肤本就白皙，再加上从小练钢琴的缘故，十指

修长，骨节分明。

我这时才意识到，原来陆忱的模样已经生得相当好，他的脸褪去了孩童时期的圆润，棱角日渐分明，五官愈发清俊，个子如新竹般迎风生长，挺拔清瘦，即使丢进人群里，也能被一眼注意到。

那一刻，我仿佛重新认识了他一次。

我还发现，他眉宇间散发出的少年意气，像是明媚春日里和煦的微风，竟是那般惹人心动。

这天之后，一种说不清的情愫犹如野草，在我心里暗暗疯长。

但凡有心事的时候，我总爱往好朋友乔琪家里跑。

「所以，你答应他了？」乔琪一边给沙拉摆盘，一边问我。

我拿起刚切好的苹果片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回答：「嗯，答应了。」

「无语。」乔琪摇摇头，「是不是除非他自己发现，否则你一辈子也不打算告诉陆忱其实你很喜欢他。」

「他又不喜欢我，干嘛告诉他。」我淡淡道，「**从始至终，他心里只有吴欣悦，也只有吴欣悦能把 he 刺激成这个样子。**」

乔琪停下手里的事，抬头望着我不说话。

「你看我干嘛？」

「我想看看你有没有在难过，」她很认真地盯着我说，「你如今的神情愈发平静了。」

「哈哈哈哈哈！」我笑得拍桌子，「当了十几年备胎，这点心理素质还能没有吗？哦不，我连备胎都不是，从头到尾我只是陆忱的一个好兄弟而已，哈哈！」

我早就接受现实了。

我和陆忱相识二十载，同窗两年，我暗恋他这件事情，其他人有没有看出来过我不知道，而乔琪是我唯一亲口告知过的朋友。

她是我转学后的同桌，从那时起，我心中所有关于陆忱的憧憬与苦涩，只有她在聆听。

晚饭做好了，我俩把碗碟摆在一张靠窗的茶几上，面对面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乔琪家客厅的这面巨大落地窗，入夜后景色极美，万家灯火勾勒着街巷的肌理，高楼间亮起的小方格透出各自的温度，那些白日里不能相通的平行人生，在夜晚会借着灯光相互辉映。

我爱往乔琪家里跑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做饭很好吃，二是她家窗景很下饭。然而今天，我简直无法专心于自己餐盘里的食物，因为乔琪的牛肉面香味一直往我鼻孔里钻。我用叉子扒拉着我的专属晚餐——一盘全是蔬菜的绿色沙拉。她吃肉，我吃草，感觉自己像头牛。

许是我饥饿的目光过于犀利，乔琪讪讪地放下筷子，问我要不要也来一碗。

我拒绝得很坚定，为了下个月能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陆忱的同学会上，必须对自己狠一点。

「这种事情上你胜负欲倒是蛮强的……」

「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但是这种嘛，还是可以为自己的争取一点面子的！」这么一想，感觉吃草的动力都变强了！

又坚持啃了几片生菜叶子，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你们这次高中聚会，还有哪些初中同学也会参加？」

初三填报志愿的时候，班里很多人第一志愿都选择了本校高中部，而我因为不想继续在陆吴俩人暧昧的气氛里躲躲闪闪，索性报考了另一所高中。乔琪也选择留在一中，所以升学后，她几乎就成了我在学校的线人，为我传递消息，果不其然，高一开学没过多久，陆忱和吴欣悦的关系就有了实质性进展。

乔琪想了想，说道：「大概有五六个吧，哦，沈凡星和顾昊这两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也会来，你准备好迎接疾风吧。」

压力不小啊。我心想。

当初我只是和他们补课了十来天，就看出陆忱对吴欣悦藏掩不住的喜欢，更何况那些天天一起念书的同学。中学生对待友情以上的关系永远秉持着「既要看破也要说破」的原则，逮到他俩说句话都能使劲起哄。

而吴欣悦和其他女生不同，面对那些挤眉弄眼不怀好意的男生，她从不生气，她应对的方式是把暧昧这口锅扣到其他女生头上去.....

在我转来以后，她第一天就告诉大家我是陆忱的青梅竹马，效果可想而知.....从那以后，帮她分担八卦火力的就只剩我了。

那感觉，确实微妙.....

说来也很卑微，那两年我埋在心里的感情，只能在旁人对我们的打趣和玩笑里得到一点寄托。我是个生性被动的人，虽然喜欢陆忱，但一直默默退让在他们二人的关系之外，从不逾越。我心里想得明白，陆忱对我只有友情，保持距离是最好的选择。吴欣悦也算朋友，朋友喜欢的，我不该试图去抢。

晚上，我躺在乔琪柔软的大床上，睁着眼睛思考。

乔琪正坐在床边擦护肤品，瞟了我一眼，「你在想啥呢？」

「乔琪。」

「嗯？」

「你一个人睡这么大的床，不觉得空吗？」

「我觉得正好。」

「唉.....」我轻叹一声，「都说单身狗的朋友也是单身狗，果然.....」

「呵！」乔琪嗤笑道，「妹妹，你是躺在我床上思春呢么？就你这种磨磨叽叽还喜欢一棵树上吊死的主，真的有可能孤独终老你信不信。」

「呸呸呸！」我啐道，「我怎么就没可能嫁给陆忱呢？你看，这不连女朋友都当上了？而且是他先开口的哦！」

突然，我激动得翻身坐起，对着乔琪喊道：「老乔，我想起来了！初三那次去清鸣山春游你还记得吧？就是你生病请假那次，我们当时在山上瞎溜达，碰到一间旧庙就进去瞧了瞧，庙里有个看相的师傅，他指着我和陆忱说是金玉良缘，当时我还不信呢，现在看来说不定是真的诶！」

乔琪忍不住笑了起来，她钻进被子，摁灭了台灯。

房间霎时变得漆黑，只有一片薄薄的月光顺着窗帘缝隙漏了进来。

黑暗中，我听见乔琪在说，「睡吧，梦里什么都有。」

聚会这天，陆忱非要搞什么压轴登场，开车带着我，故意选了一条周末最堵的路线。

车在拥挤的公路上龟爬，一旁非机动车道上，骑自行车的学生、开电瓶车的大爷，驾摩托车的外卖小哥，一个接一个超越了我们，留下潇洒的背影。

如果无语的心态可以具象化，我脸上一定布满了黑线。

车子缓慢往前移动了一米后，再次稳稳地停下。

我终于憋不住了，「大哥，我们这趟到底是去吃晚饭，还是去吃宵夜啊？」

陆忱没说话，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空着的手伸过来轻轻揉了揉我的脑袋。

我顿时闭嘴了，低头刷起了手机，想用垂落的头发遮掩住发热的脸。

陆忱果然言出必行，今天收拾得人模狗样。他穿了件蓝条纹衬衫，挽起袖口露出手腕，下身一条休闲裤配白鞋，看起来随性又潇洒，再配上这张脸，活脱脱打扮成了一个人间理想公子哥。

哦不，我摸了摸这辆价格不菲的车的高级内饰，其实陆忱本来就是个大富公子，只是平时在我们面前太过随意，懒得显露罢了。

清醒点林之清，这个男人又不是打扮给你看的。我暗暗提醒自己，等下到了酒店，要记得审时度势，注意分寸。

这一路上，我不时给乔琪发微信，吴欣悦来了吗？她到了吗？

乔琪的回复一直是，还没有。

我看了眼时间，已经比约定好的晚了 20 分钟，忍不住感叹这两个人真的太有默契了，连迟到这种事情都要争，好像商量好了谁先出场谁就跌份了一样。

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

陆忱看出了我的忐忑，下车后，他一把搂过我的肩膀，安慰道：「没事儿，我和沈凡星他们几个说是我倒追的你，苦追好久，你才答应给个机会考察我几天，所以一会儿你随便发挥，对我爱答不理都行，他们绝不敢造次。」

我抬头望向他，得到了一个「哥全都安排好了」的得意眼神。

我就这样被陆忱搂着，感觉浑身都在发烫。虽然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我们之间从没有做出过这样亲密的动作。

电梯门徐徐关上，厢壁的镜面映出我们的样子。

乍看之下，确似一对璧人。

今天的我穿了一条小黑裙，看似低调实则抓眼。修身的剪裁勾勒出身体曲线。领口偏低，露出胸前一小片白嫩的皮肤，点到为止又恰到好处。垂坠的裙摆一侧做了开叉设计，走起路来摇曳生姿。

无处不透着心机。

我还特地看美妆视频学化大热的港风妆，用颜色炽热的正红色口红，出门前还仔仔细细地卷了头发。

前几天在乔琪家演练的时候，她说我看起来像一个既娇媚又神秘的大小姐。

「林之清，你早有这种觉悟，陆忱都被你拿下七八回了！」

乔琪觉得我突然开窍了，我却又担心起会不会意图暴露得太明显了，毕竟我从未为了一个男生如此用心地打扮自己。

不过，今天，当我略带心虚地出现在陆忱面前，捕捉到他眼中闪烁的惊艳时，突然获得了一往无前的勇气。

「那个，乔琪说吴欣悦还没有到。」我小声提醒他。

陆忱却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无所谓，清清，今晚你才是我的女主角。」

这话飘进耳朵，像烟花般在脑海中炸开，一片绚烂之后，云遮雾罩，一时分辨不清有几分真几分假。

电梯门开了，陆忱朝还在愣神的我伸出手，「走吧，清清。」

我毫不犹豫地牵住他，像是牵住了一段多年不愿散场的旧梦。

「好久不见。」一个样貌清俊的高个子男生上前打招呼。

陆忱和他熟络地撞肩拍背，看起来以前关系不错。

寒暄两句后，男生把目光转向我，微笑道：「可以啊，陆忱，介绍一下吧。」

陆忱把我拉到跟前，「这是林之清，我的，女朋友。」

又对我说，「这是江烨，我们班长，当年制霸一中的学霸，次次考年级第一。」

「哦。」我朝他笑道，「原来你就是那个陆忱无法超越的男人，久仰久仰。」

江烨笑了，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

他走开后，我轻声对陆忱说：「你们这个班长，长得挺像彭于晏啊。」又偷偷转头看了一眼，补充道，「身材也像诶。」

陆忱一只手把我的脑袋掰了回来，「林之清，搞清楚你现在的身份。」，随后，拉着我在桌边找了位子坐下。

这是一个小型的宴会厅，屋顶挂着巨大的水晶灯，一边摆放着长长的餐桌，一边是摆放了甜品、果汁、红酒的休息区，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叙旧，陆忱的同学不时围上来寒暄，我一面配合陆忱应付，一面在人群中寻找乔琪的身影。

「行啊陆忱，今天专程来虐狗的啊！」沈凡星熟悉的声音传来，「林之清，听说他还在你的考察期，那是不是我还有机会？」

「如果沈凡星能有机会的话，我也想申请一个机会。」顾昊接茬道，

「那要看陆忱给不给你们机会了？」乔琪突然出现，在我身旁的位子坐下。

陆忱顺势牵起我的手，在二人面前得意地晃了晃，「不好意思咯。」

在众人四起的「酸」声中，我再次通红了脸。

「你刚刚去哪啦？找你半天了。」我侧身问乔琪，

「去外面接了个电话。」乔琪凑到我耳边低声道，「我回来的时候听见班长在接电话，好像是吴欣悦有事不来了。」

我微微一愣，还没反应过来，江烨就从门外走进来，敲了敲酒杯，对着众人道：「吴欣悦临时有事来不了了，咱们现在人齐了，正式开始吧。」

手上突然一松，我低头一看，陆忱原本牵着我的手骤然放开了。

我抬眼望去，对上他满脸的落寞黯然。

那眼里，没有我。

一瞬间，我的心如坠深渊。

整场晚宴，我强打精神，假装镇定。但陆忱彻底丢了魂，像个机器人一样漠然地进行着吃饭喝水的动作，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和我全程再无半点交流。

周围，热闹的交谈正在继续，而一道无形的界限横亘在我与他之间，气氛降到了冰点。

我努力清空大脑，让自己停止思考，我害怕一旦陷入情绪中，泪水就会夺眶而出。

早该料到，一切本就是场闹剧。

直到正餐结束，大家纷纷四散闲聊的时候，乔琪才拉起我，
「走，陪我去外面转转。」

我靠在厅外阳台上吹着晚风，接过乔琪递来的红酒，举杯一饮而尽。

「我是不是很可笑？」我问她，

她很认真地摇摇头，走上前抱住我。

「不，就是很可笑。」我笑着继续给自己倒酒，一杯接一杯。

「我居然还在，妄想些什么，我不是应该早就看清了吗？不是应该早就认了吗？」

「你说都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还没从这个坑里走出来？他有什么好的？为什么每回他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以前每次有人向我示好的时候，我总是第一个想起他，我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了，于是我拒绝了所有人，一意孤行地等，好像有些事只要愿意等就一定会发生。」

「我现在知道等来的是什么了.....」

「那算命的就是个大傻 X！我他妈再也不信——」

乔琪一把捂住我的嘴，「好了小点声，里面都要听见了！」

我挪开她的手，笑呵呵地继续往杯子里倒酒，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杯了，只觉得心情变得越来越轻快。

乔琪夺过酒瓶，「够了，你都喝糊涂了。」

什么？她才糊涂了，此刻的我比过去任何一刻都活得清醒。

我刚想反驳，乔琪的手机却响了，酒精作用下我好奇心大作，竟然硬凑到她手边要听。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干净的男声。

乔琪拼命推开我，但还是被我听到了几句话。

我吃惊地弹开，捂着嘴不可思议地盯着她。

「那个，我今天不是很方便，下次好吗？谢谢你。」乔琪局促地挂了电话，沉沉夜色也不能掩住她双颊的通红。

「你.....」我指着她，脚步却开始虚浮。

「我送你回家，你喝多了。」乔琪走上前要拉住我。

我甩开她的手，「你要恋爱了？」我声音颤抖，

乔琪无奈地捂住脸，「还没有开始好吗？今天我先送你回家。」

「不要，」我拒绝道，「我听见了，他要来找你，让他来啊，为什么不答应？你不喜欢他吗？」

「我...」

「你喜欢他，乔琪，我看得出来！」我紧紧抓住她的手，「去找他，乔琪，不要和我一样。」

乔琪眼圈红了，「那你怎么办.....？」

「你在说什么？我有陆忱啊。是他把我带过来的，他必须负责到底。」

乔琪还在犹豫，我一把抱住她，「乔琪，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开心我就开心，你一定要和互相喜欢的人在一起，一定要过得幸福.....」说着说着，我已泣不成声。

耳边也传来呜咽声，肩头湿湿的，是乔琪的眼泪。

我放开乔琪，用手指抹干她脸上的泪水。「去吧。」我轻声道，

乔琪点点头，向屋内走去，我看见她对陆忱说了什么，陆忱起身向我的方向走来。

视线再次模糊了，一时间，一屋的人影、走近的陆忱、天上的月亮、满城的灯火，融化成一个个暧昧不明的色块，像精心构建的谎言，一夜坍塌后溃成的梦魇。

我做了一个长梦。

梦见了无数个陆忱。

童年和我一起坐在秋千上傻笑的陆忱，

重逢时冷漠的陆忱，

七岁分别时在车窗外痛哭的陆忱，

作为年级第一在司仪台发言的陆忱，

跨年夜喝多了在漫天烟火下睡着的陆忱，

满屋欢笑声中黯然出神的陆忱，

清一色校服的学生堆里自带光芒的陆忱。

.....

记忆汹涌沸腾，无数过往片段错乱交叠。

.....

当我发现自己穿戴整齐在陆忱的床上醒来时，如遭雷击。

床边的沙发上，丢着一条毯子。

毫无疑问，昨天陆忱把我架回来后，床让给了我，他自己睡沙发。

我居然喝到了不省人事的地步？！

我拍了拍沉重的脑袋，努力去回想前一夜发生的事情。

昨晚哭哭闹闹，应该挺失态的。乔琪离开后，我就断片了，不知道情绪爆发之后有没有在陆忱面前乱说话.....

越想，头就越疼。

带着宿醉的昏沉，我摇摇晃晃地摸进厕所。

台盆上已经摆好了一套全新的漱口杯和牙刷。杯子上贴了一张便签条，上面写着：**请用。**

我不禁会心一笑，这货倒还挺心细的。

刷完牙，又用陆忱的男士洗面奶仔仔细细地洗了三遍，终于把这张带着残妆的隔夜脸卸了个干净。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房门。

日光盈室，空气里弥漫着烤面包的香气。

厨房传来碗碟叮当声，陆忱正端着两个餐盘从里面出来。

「你醒啦，我正打算去叫你呢。」他那双好看的眼睛笑意盈盈地望着我，

「...给你添麻烦了.....」我不敢直视他，只能讷讷道，

陆忱浅笑一声，「跟我客气什么。」，转身又拿出两个玻璃杯。

他套了件居家的宽松白 t 和灰色运动裤，站在餐桌边慢条斯理地往杯中倒牛奶，另一只手随意地撑在桌面。阳光细细地描摹着他颀长的身形，连头发丝都透出微微的光芒。

「愣着干嘛？过来吃早饭啊。」他对着正看得出神的我说，

「额...不..不用了！我...我要回家洗澡换衣服！」此时，我根本没有心思享受暗恋对象做的早饭，一心只想赶紧跑路。

「你不吃啦？大姐，我特意做的啊！」陆忱皱起了眉，

「不...不了，我家里还有事呢.....诶？我手机呢？」

陆忱指了指门口的鞋柜，上面摆着一部孤零零的手机。

一看就是昨晚他拖我进门的时候顺手放那的。

我尴尬地跑过去抄起手机就要开溜，陆忱又喊：「急什么，吃完了我开车送你啊。」

「不用不用，我叫车就行！」

「林之清你.....」，他话没说完，我已夺门而逃。

坐在出租车上，我边揉太阳穴边理头绪。

我现在敢肯定，昨晚一定是暴露了.....

在酒精的催化下，我不相信自己在陆忱面前还能控制住情绪，只是....

我到底都说什么了！？

真是喝酒误事啊！我懊丧地把头磕在玻璃窗上，以后要怎么和他相处？是躲着点好？还是假装无事发生一切照旧？

正盘算着，手机响了，我低头一看，是乔琪。

「喂喂！林之清！你昨晚睡在陆忱家里啊？！」乔琪声音里充满了挖掘八卦的亢奋，

「你怎么知道？？」

「我后来打你电话一直没人接，只能打给陆忱，一问才知道你喝跪了，他把你带回自家看着了。」

我满头黑线，我到底醉成什么鬼样子了？！

「什么情况？快和我讲讲！」

我把今天早上醒来后的事情全给她说了，告诉她陆忱非常正人君子以及我怀疑自己昨晚趁醉向他表白了。

「哇塞，这剧情太狗血了！」

「你说我以后还怎么见他啊？」我哭丧着问，「还不知道有没有被其他人看出来呢，天呐，丢死人了！我以后坚决滴酒不沾！」

乔琪顿了一会儿，说道：「还真有一个看出来的。」

「谁？！」我惊道，

「江烨，你还有印象吗？就是我高中的班长。」

我快速回忆了一下，「哦！记得！就是长得像彭于晏的那个嘛。」

「哈哈对！」乔琪笑道，「不知怎么的，今天一早我就接到他电话，问你和陆忱的事。」

「.....然后呢？」

「他明显是昨天看出了些端倪，看来还挺关注你的嘛，所以我也没瞒他，全盘托出了。」

「再然后他想要你的联系方式，我说这得先问问我姐们。」

「额.....」

「清清，我觉得，你也是时候转移注意力了。」

我一愣，立刻明白她要说什么。

「陆忱昨晚的表现你也看到了，吴欣悦没来都能把他搞成那样，如果哪天吴欣悦出现了呢？」

「说实话，这些年了，有时候真挺心疼你的。」

「你也二十好几了，不能总是像他生活里的影子.....」

影子？我沉默了，放在以前，我心里可能依旧倔强地抱有一丝希望，总觉得自己会等来拨云见日的一天。

可直到昨天，现实无情地回以痛击，我才猛然看清自己。

这些年来，我可不就是陆忱生活里，一条没有自我的影子吗？

「喂喂？还在听吗？」

我回过神，「听着呢。」

「要我说，你也该接触接触其他人了，退一万步讲.....智商高、人品好、长得像彭于晏的男人能有几个？！」

我被她最后一句话逗笑了，「好，知道了，彭于晏入股不亏！」

挂下电话，我看着车窗外发呆。

周日早晨，路上行人不多，街道两旁的梧桐被风吹下几片落叶，掠过玻璃。

我靠着车窗仰头望去，阳光从一排排梧桐高而茂密的枝叶缝隙间漏下，那些手掌般的叶片，已些微泛起黄意。

南方的季节变化，来得无声无息，在人们还以为头顶高照的是夏天的艳阳时，不知不觉，已悄然入秋。

江烨的好友申请很快就来了。

我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很让人舒服的聊天对象。

「我们工作的地方，离得很近啊。」

他发来一行名字，是家小有名气的建筑设计事务所。

「如果方便的话，明天下班后可以请你吃晚饭吗？」

我想了想，回道，「建筑师应该很忙吧，会不会耽误你的工作？」

「不会。」他没有放弃，很快回复道，「请你吃饭比加班重要。」

我看着屏幕，心里突然有点热热的，想起乔琪说过的话，或许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明天周一我比较忙，但是周三应该没问题。」

「好，那周三见。」

我丢开手机，往床上一倒。

在见另一个人之前，我必须重新收拾好心情。

我已经决定，慢慢放下陆忱。

工作日忙忙碌碌，让我无心其他。期间陆忱一直找我，说我的包忘在他家里，催我有空赶紧去拿。我以太忙了为由搪塞。

真是找他时候想不起我，躲他时候反而主动上门来了。

周三下班，一出电梯门我就看见了在一楼大厅等待的江烨，他外形很惹眼，不少女生路过时，纷纷侧目回顾。

他向我挥了挥手，我微笑着朝他走去。

没走几步，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拦路，「林之清，总算让我逮着了！你说你这两天躲我.....」

陆忱说到一半停住了，他看见了我身后的江烨。

「你怎么.....」，他看了看江烨，又看了看我，神色变得有些异样。

「别装了。」我睨着眼看他，「他知道我和你的关系。」

被无情揭穿的陆忱尴尬地挠了挠头。

「找我什么事啊？」我问他，

「你的包不是在我那嘛，发你消息又不回，只能我给你送咯。」

「哦，包呢？」

陆忱更加不自在了，「包.....嗯..包在我车里.....」

「.....」

「这不是想顺便请你吃个饭嘛.....」

我还没反应过来，江烨却先开口，「不好意思陆忱，她的晚饭已经被我预约了。」

两个大男人就这样对视着，有些互不相让的意思。

我也假装一本正经道，「嗯，我已经和江烨有约了，下次吧。」

说完掉头就走。

陆忱在身后追问，「那你的东西什么时候拿啊？」

我头也不回，快步离开，「都是些不重要的东西，以后再说吧。」

我无法看到他的表情，就像他也看不到我高傲的背影之后，那张幸灾乐祸的脸。

江烨选餐厅的风格像极了陆忱。

坐在夜景极佳的落地窗边，听着优美柔和的钢琴演奏，我想起了整个荒唐事件开始的那一天。

「陆忱求我和他假扮情侣的时候，也带我来了这样一个地方。」我直白道。

不知为何，和这个人相处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明明才第二次见面，却仿佛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江烨明显一愣，连忙说：「你不喜欢的话，要不咱们换一家吧？」

我笑着摆摆手，「没事儿，我只是正好想到而已。」

「你和陆忱，认识很久了吧？没别的意思，就是挺好奇的，能答应帮这种忙的关系应该不浅。」

「嗯，从在娘胎里隔着肚皮就认识了，算青梅竹马吧。」，我耸了耸肩。

江烨点点头，不再继续追问。他转移开话题，和我聊起工作与生活。

于是我才知道，原来他并不是那家建筑事务所的打工人，而是合伙人，并且是某知名境外项目的主创设计师。

让这家成立短短两年的事务所一夜之间名声鹊起的，正是这次中标的境外项目。

我曾在新闻推送中看过这则消息，也看到了贴在内容里的概念图，那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方案，采用了夸张的异形曲面设计，整体建筑造型大胆而前卫，充满未来感。

当时我还猜想，这种风格的建筑师一定是个桀骜不拘的人。从未想过，会是江烨这般温文尔雅。

还是个同龄人。

奇怪了，如此天选之人怎么会平白无故对我有兴趣？我也没好看成那样吧？

「你居然这么厉害！」我毫不吝啬地称赞他，「当时新闻还报导过，中国建筑师能中标国外项目并不容易。」

「你还关注设计圈的消息吗？」江烨有些惊喜，

「是啊，不瞒你说，我画画还不错，当初差一点就选设计专业了。」

「我知道。」

「你知道？乔琪这都和你说了？」，我很诧异

「不是乔琪。」，他看着我，眼中流露出温柔的神色，「其实我十年前就见过你，初二暑假，在师大附中的艺术展馆，林之清。」

与江烨初遇的那年暑假，对我而言，更多的记忆，属于北海道的夏天。

期末考试排名出来以后，陆忱和我都确定进入直升高中部的优先名单，这意味着升学压力瞬间降低。

作为奖励，父母们决定送我们一次旅行。目的地是北海道，陆忱的姑父姑妈在那里定居。

这是一次只有我和陆忱的旅行，我表面镇定，内心激动又紧张。

飞机降落在札幌的机场，刚出关，一个丰韵高挑的女人就迎上来抱住我们。她捏了把陆忱的脸，「小伙子，快要认不出了！」，又抚着我的头发，欣慰道：「清清越来越漂亮了。」

我从小画画颇有天分，而陆忱姑妈正是我的美术启蒙老师。曾经，大人们只要问我长大以后想变成什么样子，我总是回答想和陆忱的姑妈一样。她是我童年见过最美丽的女人。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卷发，像童话里的公主。

过去大家都说，以她这样好的条件定能嫁个顶好的男人。出人意料的是，最终她拒绝了那些帅气多金的追求者们，选择了一个其貌不扬，普普通通的日本男人。

也就是此刻待在一旁的那个黝黑粗胖的男人，穿着半旧的短袖和运动裤，站在装扮精致的妻子身旁显得更加平庸，但他的笑容朴实真挚，眼睛像北海道的天空一样明澈。

车载着我们一路向西，沿途风景从城市变换作连绵青山，偶尔还能看见蔚蓝无边的大海。印象中北海道一直覆盖着皑皑的白雪，原来这里的夏天也是这般草长莺飞，山花烂漫。

姑父姑妈的家住在乡间一栋两层楼的木屋里，不同于日本城市公寓的拥挤狭小，木屋十分宽敞，他们没有孩子，这里的空间

容纳我们四个人绰绰有余。

乡间的生活，恬淡而温馨。

日本姑父没有固定的职业，却也从不失业。他是一个敬业的导游，也是一名出色的皮划艇教练，有时候会和附近渔民一起出海，带回一筐鲜活的海鱼，也会在山间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领着我们徒步一小段，找一条清澈的小溪边坐下，支起炉具，取溪水煮咖啡。

姑妈是个自由插画师，随着姑父游山玩水，遇到美不胜收的风景就支起画板，她画画时，丈夫会安静地陪在身旁，一会看看画，一会看看她，眼中的爱意浓烈而浪漫，如天边的云霞。

大人们都说，姑妈是看上他的为人老实可靠，值得托付。在目睹他们的相处后，我才明白，原来真正值得托付的，是彼此懂得。

有时我会想，我和陆忱从小一起长大，是除了父母外，最熟悉彼此的人，但我们，又能懂得对方多少呢？

一天傍晚，我正在二楼露台描摹黄昏时的落霞练习油画，陆忱趴在栏杆上，望着满天旖旎发呆。

忽然听见姑妈在楼下激动地招呼我们。

我们跑下楼，原来是姑父出海回来了，还拎着一小桶刚捕上来的海胆。

晚上，姑父做了软糯甘甜的海胆盖饭，每个人都吃得心满意足。

饭后，姑妈心情异常好，她打开音响放起音乐，哼着旋律和姑父在客厅里跳起了舞。

陆忱冲我使了个眼色，我很识趣地跟着他出了门。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小屋音乐的声音越来越小，蛙声和蝉鸣不绝于耳。我们住的地方离洞爷湖不远，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湖边。

夜晚气温下降，阵阵湖风带着寒意，我被吹得打了个喷嚏。

陆忱脱下最外面的衬衫，披在我身上。

「谢谢。」，我穿上他的衣服，揉着鼻子说道，

陆忱轻笑一声，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有什么好谢的。」

指尖触碰的瞬间，像有一股电流传遍我的身体。

衬衫上残留着好闻的阳光的味道，这气味包裹着我，就像陆忱从未离我如此之近。

凉意消散，晚风变得醉人。

陆忱手插口袋，漫无目的地走在前面，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

我一边搭腔，一边跟在身后踩他的影子玩。

青山在夜色中静默，浮云在远方沉睡，月光化作一湖细碎的金箔。

世界变得静悄悄的，只有我的心跳声，逐渐强烈。

走累了，我们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休息。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我心生感叹：「这个地方真好，我都不想回去了。」

陆忱看了看天，又看了看我，忽然说：「其实有个地方更好，我带你去。」

说完，他拉着我跑了起来。

我们沿着公路跑了一段后，拐进了一条小路，湖光月影被甩在身后，两侧的树木渐渐茂密。

我甩开他的手，气喘吁吁道：「我跑不动了……」

陆忱做了个噓声的动作，招手示意我跟上。

林子越来越密，视线也越来越暗，已经快要看不清脚下的路了。

我拉住陆忱的衣襟，小声问他：「你到底要带我看什么啊？」

「看，就在那里。」

陆忱侧过身让出了一块视野，在他身后，空气里飞舞着许多闪烁的光点，草丛中，枝叶间，如被星河萦绕。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见萤火虫。

越往林深处走，萤火星辰越是浩瀚，忽明忽灭，幽幻如梦。

「我十三岁和爸妈来北海道探亲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这里，我把这当成一个秘密，谁也没告诉过，除了你。」

我望向他，无数流萤绕转在他身旁，点点微光织成了一张网，将我们围在了一场壮丽的梦境之中。

站在梦境深处的陆忱，有着英俊少年最迷人的模样，与我对视时，满目星河，

「喜欢吗？」我听见他在问，

「喜欢。」

回去的路上，陆忱依旧很兴奋，「本来这个月份已经过了观赏萤火虫的时间了，但是北海道夏天来得晚，所以还能看到那么多，林之清，你运气也是真好。」

「嗯。谢谢你带我来。」

「谢什么，咱俩啥关系。」陆忱继续笑着，眼眸中萤光未散，一片璀璨。

我凝视着他眼中的光芒，忍不住叫出他的名字，「陆忱。」

「嗯？」

「...今晚，今晚月色很美.....」

「啊？」陆忱挠着头，「什么意思？」

「就是...就是谢谢你的意思。」我躲开他的目光，低头快步走到他前头，祈祷夜风将我滚烫的脸颊吹凉一些。

这一夜，我睡不着，倚坐在窗沿上发呆。星河长明，那些游动在林间的微弱光亮，仿佛已经沿着树杈生长的方向飞回到天上。闭上眼，莹莹星光依然生辉，似乎还能嗅到衣服上残留的香气。

梦境交叠，只有满天星辰听见了我的呓语。

回国后，萤火森林的记忆被我画作了一幅油画。

我将作品送去参加了市里的中学生比赛，一周后，收到了获奖参展的通知。

展出地点是师大附中的艺术展馆，时间是周末两天。

我给陆忱发消息，约他周六下午在附中展馆见面，但没提画展的事情，只说有事请他帮忙。

【没问题，周六见。】陆忱回复得很快。

放下手机，我的掌心出了一层细细的汗。

我打算在那天向陆忱表白，一想到这个计划，心里就忐忑不安。

虽然我并不知道，贸然开口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只是，那个全世界洒满星光的夜晚，和那句「我谁也没告诉过，除了你。」，给了我勇敢一次的决心。

我想告诉他「今夜月色真美」的意思不是谢谢，而是从前那份懵懂的倾慕在这一晚升华成了另一种更加深刻而炙热的感情。

我想，亲口告诉他。

周五晚上，我再次发消息提醒陆忱：【明天别忘了！】

【知道，到底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秘。】

【来了就知道了。】

为了把他骗来，我故意吊足他胃口。

周六下午，出门前，我精心换上了最喜欢的白色连衣裙。

师大附中来来往往人不少，除了画展外，还有两个活动也在今天举办，一时间，展厅里的人头比我想象得要多很多。

不时有人在我的画前驻足观赏，我立在一旁，心里暗叫不好，本来还计划在这里表白呢。这下人来人往，要怎么开口啊.....

实在不行，还是到外面再找机会吧.....

怀揣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我绕着馆内走了好几圈，把所有参展作品细细看了个遍。陆忱还没出现。

离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我掏出手机，并没有收到陆忱发来的任何信息。

他家离得比较远，估计是路上耽搁了。我这样想。陆忱没啥时间观念。

室外的光线一点一点地下移，展馆内人流渐渐少了，最后，只剩下零零散散十几个人。

展墙下层是一级台阶，我坐在自己的画作前发呆。

十分钟后，我终于忍不住拨通了陆忱的电话。

「啊呀！清清，对不起！我忘记和你说了。」电话那头，陆忱恍然想起，「吴欣悦临时有急事找我，我就先去看看，没想到把你耽搁了。」

「.....」

「你那边还需要我吗？要不我现在过来？」

「不需要了。」我咬着牙，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我已经找别人帮忙了。」

「哦哦那就好，你不生我气吧？」

「怎么会呢。」，我故作轻松，「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大气，不愧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电话那头传来挂断的忙音，我垂下手臂，仿佛一瞬间被抽走了力气。

.....吴欣悦有急事...差点忘记和你说....

.....那就好.....

.....大气....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原来，从头到尾，与我之间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好兄弟」的友情罢了。

那个被真正在意的人，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他将你反复强调的约定抛在脑后。

这感觉，就像失足滑入深寒的冰水中，一颗滚烫的心溺入水中，发出「滋滋」的悲鸣

「这位同学，请问你哪里不舒服吗？」

我猛地回过神来，抬头对上了一张阳光而善意的脸。

一个陌生男孩不知何时站到了跟前，一脸关切。

「没有，谢谢。」，我从台阶上站起来，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我看你在这里呆了很久，这幅画是你的作品吗？」男孩问道，声线如他的外表一样干净。

「嗯.....是。」

「你叫林之清？画得真好。」他夸赞道，「只是看你不太开心的样子，发生了什么？」

我苦笑了一下，「没什么，不是什么大事。」

男孩点点头，若有所思，又说：「麻烦你在这里等一下好吗？」

我答应了。

他跑开了，正好，我也没有心情和他讨论。

一抹斜阳透过转角的玻璃窗照在画面上，像一团火焰落在寂寂森林中静默燃烧，要将点点萤光燃成灰烬。

眼角有些湿润，那是我曾经以为触摸到的星空。

男孩很快回来了，这次，他怀里捧了十几枝品种不一的鲜花。

「学校今天准备了很多花，送给每一位参观的访客。」，他挑了一枝红玫瑰递到我面前，「送你。」

我有些错愕地接下。「谢谢。」

「明天展览就结束了，如果需要取回画，可以——」

「不用了。」我漠然地打断，

「这幅画，已经不重要了。」

和江烨在小区门口分别，我目送他的车远去，才转身进了小区。

初秋的晚风带点微凉，把人的思绪吹得又远又长。

我的青春里填满了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对于少年江烨，确实没留下什么印象。但细想起来，每一次他都在我被陆忱伤得失魂落魄的时候及时出现，给予我或多或少的安慰。

只是，十年前的一面之缘，十年后的再次重逢，来得太过戏剧了，当这份突然而至的深情摆在面前，我除了感动外，更多的反而是不知所措。

不知道陆忱在意外得知我的情根深中后，是不是也有过一样的茫然？

我去，怎么又想到他了？我甩甩头，努力把陆忱从脑子里甩出去，丢进风里。

「咳咳咳」

即将跨进单元楼时，一阵刻意的咳嗽声，拦住了我的脚步。

我惊讶地回过头，「你怎么在这？」

陆忱潇洒地倚坐在车头，抱臂看着我，「给你送货上门啊，大小姐。」说罢，指了指放在一旁，那个我落下的晚宴包。

看来今天这个坎是过不去了。

我面无表情地走到他身边，拿起包，「谢啦。」，转身就要离开。

「诶。」陆忱叫住我，语调阴阳怪气，「我怎么记得，这个包是去年我到国外出差，你死活要我去找的限量款？当初到手后跟供佛似的，怎么，才一年就变成不重要的东西了？」

哎呦，听这口气挺不服啊。我憋住笑，昂起头挑衅地盯住他的双眼，「喜新厌旧不行吗？你有意见？」

陆忱毫不躲闪地接住我的目光，定视两秒，突然上前两步逼近，「有意见的话，有用吗？」

这瞬间拉近的距离几乎能让两个人撞在一起，我慌忙倒退两步，侧头避开他侵略的眼神，「有...有意见也没用！好了，东西我拿到了，你可以回家了。」我说着，伸手推开他。

陆忱扑哧一声笑了，他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不是吧林之清，拿了东西就赶人，连句上楼喝茶的假客气都没有？知道我在这等了多久吗？」

「大晚上孤男寡女多有不便，陆公子还是请回吧。」

「不便？没有吧！你不是才在我家里过过夜？」他装作一脸疑惑的样子，

「神经病啊！」，我落荒而逃，仓皇躲进单元楼的玻璃门后。

陆忱的声音却依旧追击着我，从身后紧紧传来，「江烨带你去的地方吃得饱吗？真不用我带你去吃夜宵？」

「不——用——！」

我头也不回地跳进电梯。

这一晚，我睡得心神不宁，辗转反侧。

第二天，顶着两个大黑眼圈，拖着因为睡眠不足而有些虚浮的步伐，我无精打采地坐到了工位上。

周围同事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都是那么的意味深长，却欲言又止。

我狐疑地四下张望了一圈，觉得莫名其妙。

隔板边探出一个脑袋，岁岁手里捧着咖啡杯，显然是刚刚从茶水间回来，正笑嘻嘻地看着我。

「听说，昨天有两个大帅哥抢着接你下班？」说话间，她坐着转椅哧溜一下滑到我跟前，脸直接凑了上来，「哎哟哟，和我说说嘛，昨晚是哪一个把你折腾成这样的？」

我一巴掌推开她的脑袋，「我是没睡好，瞎猜什么呢！」

「又不是我说的，是 Linda 她们几个在议论嘛，说昨天看到你和其中一个走了，还说那个男的长得有点像彭于.....」

话还没说完，我一把捂住她的嘴。

「你别听她们乱说，」我慢慢松开她，「那个男生只是我的....我的朋友，约好了昨天一起吃个饭而已。」

「哦，不是你男朋友吗？那另一个是谁呀？」岁岁追问道，

「另一个.....也是朋友啊，正好遇到罢了。」

她没说话，脸上写着「哦？是吗？」

「不说了，我还有个会要开。」我收拾好东西站起身，走之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记得帮我辟谣。」

我故作云淡风轻地从那些好奇打量的目光前走过，心里早把那几个喜欢嚼舌根的骂了八百遍。

经过另一组办公桌时，linda 叫住了我，「之清啊，」她甩动着一头大波浪，妩媚笑道，「昨天被你留下的另一个帅哥，如果你确定不考虑的话，可以介绍给我吗？」

「.....」

「来了来了！」linda 的小徒弟风风火火跑进来，「今天的重要客户，老板亲自接待，已经到门口了！」

linda 皱了皱眉，「什么客户啊？规格这么高，怎么之前都没消息？」

「我也没听清是谁，据说是对方 boss 临时决定亲自参与今天的会议。但这都不是重点，」小徒弟深吸了一口气，「重点是，对方大 boss，长得好特么帅啊！」

这话一出口，整个办公区的颜狗们都蠢蠢欲动。

走廊果然传来了一队人声，还没到眼前，就能听到夹杂其中，自家老板爽朗而高亢的笑声。

一时间，所有人都假装忙着手上的活计，眼睛却不停往玻璃墙外瞟。

一群西装领带的商务人士出现在玻璃墙外，几张生脸被公司的接洽团队前簇后拥。

而走在一行人最前面的，除了老板外，还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居然是江烨！

我瞪圆了眼，看着他们从玻璃墙前走过。今天他穿得很正式，浑身透着一股业界精英的味道，尤其在群体态臃肿的中年管理层的衬托下，本就优越的身材显得更加出挑。

一只手从后面拍了拍我，我转过头，对上了 linda 不可思议的眼神。

「你....」她满脸震惊，一时说不出话。

下一秒，我抱着资料头也不回地冲向会议室。

一上午的汇报结束，虽然脑袋依然昏沉，但所幸工作进展很顺利。

我瘫坐在椅子上放松，岁岁悄无声息地靠了过来。

「清清姐，原来你的朋友，就是那个新锐建筑师啊？！」

「嗯...」我正在闭目养神，有气无力地回应道，

「哇塞！那他们这次过来是为了什么项目啊？」

「岁岁，我真的不知道。」我无奈地摊手，「我和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熟的。」

「啊.....？」

没等她继续发问，手机就响起了微信提示音。我眼睛撑开一条缝，才扫了屏幕一眼就瞬间清醒了。

江烨：【中午有时间吗？】

我第一反应是如何拒绝，毕竟是真的不想卷入公司的八卦漩涡。

可还没来得及打字，岁岁却摇了摇我的胳膊，一脸惊讶地指向外面。

此刻，江烨正静候在门外，他隔着玻璃注视我，脸上泛起温柔的笑意。

我们坐在一家餐厅的露天桌位。

天气很好，午间的阳光温温柔柔地洒下，暖得我又起了几分睡意。

「昨晚没休息好？」他关切地问。

「嗯。」我懒懒地靠在椅背上，迎着日光眯起了眼睛，「昨天回去后又碰到陆忱了，这货跟抽风了一样，奇奇怪怪的。」

江烨没有马上接话，他倒好一杯红茶递到我面前，才淡淡地说：「**吴欣悦分手了。**」

我猛地睁开眼睛。

分手了？

微风拂面，空气中氤氲着红茶的香气。睡意就这么被吹散了。

几秒后，我正坐起来，平淡地耸耸肩，「无所谓，我反正是不想再管陆忱的破事儿了。」

江烨微微一笑，双手交握地托着下巴，语气里带了一丝调侃，「如果这样的话，我刚好也有一件『破事儿』，想拜托林同学帮忙管一管。」

「其实今天下午，公司就会告知你。但是为表重视，我还是想先和你聊一聊。」

「愿闻其详。」

「如你所知，我们事务所这两年在圈子里算是有了一点小名气，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思路与风格，同主流不太一样，甚至可以说，非常另类。」

我点点头，「确实，这种带有强烈未来感的设计语言和大规模采用异形立面的手法，在国内非常罕见。」

「没错，所以在拿下那个境外项目之前，事务所的处境一直都非常艰难，当时在国内很难找到认同我们的甲方。老实说，如果那个项目没有成功的话，我的事业很可能到此为止了。」

「压力很大吧。」，我看向他轻松而平和的脸，试图想象如今这份从容背后，经历过的焦灼与失望。

「非常大，即使现在，从困境中暂时脱离了，那份焦虑也仍旧压在我心口。」江烨喝了口茶，继续道：「虽然现在通过作品，得到了一些认可。但从一个事务所的长远发展来看，还远远不够。我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机会站上国内建筑师事务所的第一梯队，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有些问题必须先被解决。」

我略加思索后，直言道：「你们的设计理念需要被更多人关注和接受，你想在设计圈掌握更大的话语权。」

江烨赞许地看着我，眼神中充满惊喜，「我就知道，选你是对的。」

「别误会，虽然我很想多多接近你，但我并不是那种以公谋私的人。」他正色道，「我需要一次策展，为我们的设计文化做

一次重要宣传。这次的理念输出面向的不仅仅是圈内，更重要的是社会公众。」

「你们老板给出了推荐人选，在三个人中，我选择了你。」

我向他举起茶杯，「那就谢谢江总照顾我业绩了。」

「不客气。我看了一下你们的工作经历，发现里面对人文艺术类活动最擅长的就是你了，所以选你也很公平公正。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私心。」他顿了顿，好看的脸上扬起一个狡黠的笑，

「共事最能促进互相了解，我的确不愿意把机会让给别人。」

午餐结束，江烨开车送我回公司。

「下午，事务所的其他同事会留下来和你对接，我马上要去机场，就不参与了。」他解释道，

「出差吗？」

「嗯，下午飞贵州，有一个新项目正在洽谈。周一回来后，这边的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

「好。」我点点头，「你还真是辛苦。」

江烨苦笑，「没办法，身后还有一群共同奋斗的兄弟，不敢不努力。」

「其实.....上午的事情你本可以不用亲自到场的吧？」我点破道，「那样的话时间会宽裕一点，不用这么着急赶路。」

「你说得没错，我确实可以不参加。」他承认得非常干脆，「不过走之前能见见你，也挺好。」

车停在大楼下，告别江烨后，我做了几秒钟心理建设，才转身走进写字楼。

如他所言，刚走到公司门口，我就直接被拉进了会议室。

对接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送走事务所的人以后，老板又单独把我喊去交代了几句。

「叶总放心，我一定会完成好这项工作。」我信誓旦旦地表态，

老叶脸上挂着亲和的笑容，满意地点头道：「小林啊，工作这块，我对你一直是很放心的。」

他拎着那把价格不菲的紫砂壶，往我杯子里添茶。茶香冒着蒸汽，肤浅如我却只能闻出空气中升腾着金钱的味道。

「小林啊。」老叶笑呵呵道，「这次接触的是建筑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前途不可限量。机会难得，你可得好好把握。」

我捧着茶杯的手一滞，随即露出一个悉心听取的微笑。

老狐狸讲话总是拐弯抹角，也不知道他究竟说得是对方公司，还是对方的人？

从老叶办公室出来，紧绷一下午的神经终于得到了缓解。

我转转僵硬的脖子，抱着电脑和资料往回走。

纵使今天身心疲惫，五感失调，可是再迟钝，也还是察觉到周围环境又起了变化。

从早上起就盯着我的那些目光，以及躲在茶水间里的窃窃私语，都在我走出办公室的一刹那，全部消失了。

回工位的路上，我偷偷打量着其他人，人人都在忙碌自己的事情，一切都风平浪静。

害，是我自己想多了呀！我松了口气，心中自嘲。

然而，在过道里与 Linda 狭路相逢时，她居然也没有对上午的事再多提半个字。擦肩而过之际，我甚至清楚地看见她对我扯出了一个略带讨好的诡异笑容。

这可不太对劲！

我疑神疑鬼地回到座位，敲敲隔壁的挡板，压低了声音问：

「什么情况？怎么感觉大家都怪怪的？」

岁岁像个幽灵般滑着转椅移动过来，「姐，你那个...朋友，是不是挺狠一人？」

我愕然，「没啊，挺正常一人。」

她幽幽看了我一眼，「正常人有这手段？」

她开始讲述，我进会议室后的两个小时里，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你进去以后，linda、薇薇、小白那几个平时出了名的大嘴巴被人事于总挨个叫进办公室谈话，出来的时候，个个噤若寒蝉。公司分明在杀鸡儆猴，这下，谁也不敢再说闲话，谁的闲话也不敢说了。」

「不是吧...」我有点不敢信，「你确定是因为我，不是因为于总嫌她们太能 bibi？」

「要嫌早嫌了，偏偏今天处理？别人可能没整明白，我却看得清清楚楚。」她像个侦探般装模作样地推了推眼镜，分析道：

「中午那会儿，叶总秘书一直守在公司门口，为的就是在你出电梯的那一刻直接把你拉去会议室。」

「会议室门一关，就轮到于总上场了。等你从里头出来，该收拾的都收拾完了，该解决的也解决完了。」

「干净又利落，绝对的高招！你说这不是狠人，是什么呢？」

说罢，她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姐，苟富贵，勿相忘啊！」

我：「.....」

快下班时，乔琪发来微信。

她对着摆满食材的餐桌拍了张照片，【火锅，来吗？】

我秒回：【来！】

火锅沸腾后的蒸汽在玻璃上凝成一小片水雾，把映在窗上的几点灯火柔焦成了几朵光晕。

乔琪一筷子打掉我刚捞起的牛肉。「没熟！」

「怎么还没熟，你这个电磁炉是不是不行啊？」我吐槽道，

她白了我一眼，「你是饿鬼投胎吗？这个样子小心嫁不出去。」

「嘁……」我不屑地哼了一声，「本来就没人要嫁，怕什么。」

「哎哎，」她神秘兮兮地瞅着我，「和江烨相处得怎么样？」

「不错啊，他还给我拉了单业务，好人。」

「那你对他有什么感觉？」她殷勤地夹起几片烫好的牛肉放进我碗里，

「感觉…」我吃着肉认真地想了想，「感觉…他长得可真像彭于晏啊！」

乔琪一脸无语。

「也罢，你们才接触几天啊，慢慢来吧。」

我放下筷子，瞪着她道：「你可真不愧是干娱记的！从我进门到现在，就死逮着问东问西。你怎么不说说自己，那天晚上打电话给你的男人到底谁啊？」

「额.....我那个吧，八字都没一撇呢.....」一聊起这个事儿，她就变得支支吾吾。

「有撇没撇是不是都得给姐妹一个交代？」我不依不饶，「要不是那天晚上你跟这男的跑了，我至于在陆忱面前说漏嘴吗？现在他见着我都阴阳怪——」

「吴欣悦分手了你知道吗？」乔琪突然截住了我的话头，我眨巴眨巴眼，「知道啊。」

「那你知道，她分手后第一时间去找陆忱了吗？」

我没再说话。这我上哪儿知道去。

见状，她掏出手机，翻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显然是在晚上拍的，画面上，吴欣悦和一个男人面对面坐在一个光线昏暗、疑似酒吧的地方，吴欣悦几乎正面对着镜头，而男人只留下了一个背影。

但光凭这后脑勺我也能认得出，是陆忱无疑。

更何况他这身衣服还有点眼熟。

我灵光一闪，这不是昨天晚上他穿的那身吗？！

「我昨晚加班结束，跟同事去酒吧打算喝两杯解解压，正巧碰上了。」她指着屏幕，像在揭露一个大新闻，「你说晚上十点，两个藕断丝连的人约出来喝酒，是想干嘛？」

「爱干嘛干嘛呗。」我冷冷地推开她的手机，「你这是什么偷拍专用设备？夜间双摄，光线再暗也清晰？」

她又说了什么，我没仔细听，反倒在想，昨晚的陆忱也太忙了吧.....

「你怎么看？」

「啊？」我从神游中醒来，「什么怎么看？」

「我是说，建议你尽早从陆忱这个深坑里出来。」

「**我不正努力往外爬着么。**」我打哈哈，「你往锅里加点水啊，都要烧干了。」

吃饱喝足，下一项活动是躺在沙发上欣赏无脑综艺。

我电视看得咯咯直笑，乔琪则在边上摆弄手机。

小鲜肉的脸在屏幕上晃来晃去，晃得我突发奇想，弹坐而起。

「你该不会是在和哪个小明星处对象吧？！」我高声质问。

她被我吓得差点掉了手机，怒骂道：「你有病啊！我就怕粉丝不给我寄刀片是不是？」

我挠挠头，「开个玩笑嘛，谁叫你这么鬼鬼祟祟的。」

继续躺下，我又说：「娱乐圈的事太复杂，我不问了。你给我讲讲陆忱和江烨的事吧。」

她终于放下了手机，「行啊，给你科普科普。」

「你也知道，初中起，陆忱在学校就是默认的校草，再加上成绩特别好，一直是焦点般的存在。」

「直到上了高中，突然来了个江烨，一下子分掉陆忱不少风头。从此，女生们老爱拿他俩比较，还分出过两大阵营，和现在的饭圈一样。但凡遇到学校组织篮球比赛，球场上的尖叫声不是在喊陆忱，就是在喊江烨，几乎听不见第三个人的名字。」

我扑哧一下乐了，「那这两个人岂不是水火不容？」

她摇摇头，「他俩关系其实还挺好的，男孩子之间，棋逢对手说不定还挺惺惺相惜的。况且，江烨虽然在很多方面和陆忱不分上下，但有件事情上，他俩毫无竞争——他们从没有喜欢过同一个女孩子，这才是和平相处的关键！」

「江烨当时喜欢谁我也不知道。至于陆忱嘛，和吴欣悦谈到高三时突然分手了，这些我都和你讲过。」

「嗯。」我点点头，「你说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才分的。」

「没人知道具体原因，我只是这样猜测。」她纠正我，「不过在那次同学聚会上，我无意间听一个当时和吴要好的女同学讲，他俩闹分手的起因居然是一盏玻璃灯。」

「什么玻璃灯？」我心头一紧，

「据说就是个玻璃工艺品里面装了小灯泡，不知道哪个女生送的，总之因为这个事情，吴欣悦和陆忱大吵一架，直接吵分手了.....诶，陆忱和你提过这事没有？」

「没，没有。」我心虚地侧过脸，心里却一团乱麻。

玻璃品、小灯泡.....

那个送东西的女生，不就是我吗？

在日本，玻璃也叫硝子。

提起北海道的小樽，除了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岩井俊二的《情书》，还有遍地形成风景线的硝子馆，这里被称作灯故乡。

每年八月的小樽风铃祭，朱红色的木架会从长街头摆到长街尾，上面挂满玲珑剔透、设计精巧的玻璃风铃，晴天时五光十色，风过留声，满街叮当。

我就是这样一个日子里，推开了那家硝子馆的门。

那只后来据说成为了导火索的玻璃灯，当时刚刚被摆上展架。

手掌大小的圆形玻璃罩，雕出了精细的镂空花纹，罩在里面的发光二极管被固定成枝桠弯折的形状。拨开底座的开关，小小的玻璃球就像一个星星收集器。

店主是名年轻的日本女子，结账后，她小心翼翼地把灯装进盒子，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日文。

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她。

她明白过来，指了指盒子裡的灯，转用英语解释道：

「This, only one.」

每年夏季，洞爷湖上会举行烟火大会，活动一直持续到秋天。

附近的居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不过，在回国的前一晚，姑妈还是建议我们去看一看。

观赏地点在温泉街，这一带林立着各种新式的温泉酒店、传统的温泉旅馆，因此游客众多。我和陆忱到达时，那里早已人满为患。

街道被布置得很有日式节庆的气氛，路边摆着几处兜售小吃饮料和纪念品的摊位，几家较大的旅馆还在门前设置了捞金鱼、捞水球这些传统小游戏。

我们穿行在众多身着和服浴衣的男女中间，很快被这样热闹的气氛感染。陆忱在一个个摊位前玩得不亦乐乎，最后在套圈游戏上失败了三回才肯罢手。

「唉，手气太差了，」他笑着挠挠头，眼眸中映着长街摇曳的灯火，「一个也没中。」

我笑话了他几句，从包里拿出了那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

「那我送你一个吧。」

他接过礼物的瞬间，第一颗烟火在夜空中绽开。

.....

远处隐隐传来礼花燃放声，我循声走至阳台，看见遥远的某处天空下，一簇簇烟花正在孤独绽放。

入秋的夜晚，凉意愈胜。我回屋取了件外套，靠在阳台上欣赏这场不期而遇的花火。自从市区规定禁燃禁放之后，已经很难见到此番景象了。

这场烟火并不盛大，甚至单薄渺小，远不如城市的灯海辉煌，却也能给沉闷的夜色增添一些特别的色彩。

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一段冰冷的记忆也曾因为那朵玫瑰的出现而多了几分温度。

烟火燃尽，一切又回归平静，我抬起头，望向辽阔的天幕。

城市的夜空看不到星星，只有一轮弯月躲在云层之后，时隐时现。

- - - - -

会议室里飘着一股烟草的气味，是从坐在江烨对面的中年男人身上散发出的。

中年男人粗短的手指在文本上翻动，头不时抬起看看大屏幕上演示的 ppt。

「好，真好。」男人放下文本，满意地摸了摸肥腻的肚子，「江工果然是青年才俊，我这酒店交给你设计是一万个放心！」

「感谢王总的认可，那下一步，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向继续深化。」

「好，好。」王总抚掌笑道，脸上堆起褶皱，「久闻江工大名，今天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哪里，贵公司业内闻名，能和王总合作也是我们事务所的荣幸。」

王总显然很受用，他的笑意愈发深了，「江老弟，我平时太忙抽不出空挡，只能辛苦你们周六还得上我这来汇报方案，这样，为了表示我的歉意，今晚我来安排，也算是为你们远道而来接风。地方已经订好了，晚点派我的助理小陈来接你们。」

会议室外，几个年纪轻的姑娘们聚在茶歇间里，眼睛齐刷刷紧盯着会议室那扇闭着的大门。

「那个建筑师好帅啊，你说他得有多高？」

「那个头，怎么也得有一米八几啊。」

「关键是身材也好，一看就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那种！」

这话引起了姑娘们一阵悉悉索索的笑声。

「你已经在想别人脱掉衣服的样子了呀？」有人打趣道，

一时语快的女生脸上登时染了红晕，却也不恼，「咋了，难得见到一个这么帅的，还不兴人想想吗？」，说罢，她双手托腮，痴痴地朝那个方向望去，「你们说等会儿我去制造个偶遇，他会不会注意到我。」

女生们又是一阵哄笑，其中一个拍着她的肩膀，说道：「没戏了，你没看见之前在楼下时候，陈婷那眼神哟，跟牢牢粘在人家身上似的。你还能抢得过老板的外甥女？」

那姑娘听了，不免一阵遗憾。

过道里传来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闲聊声顿时收住了。

一身职业套装，一头长卷发，脸上化着明艳妆容的年轻女子踩着高跟鞋走来，经过她们身边时，冷冷扫了一眼，「还不快去加班，都愣在这里做什么！」

众人作鸟兽散。

女子不屑地翻了个白眼，理了理额前的碎发，款步走向会议室。

「婷婷，你来啦。」正在热聊的王总起身向大家介绍道，「这是我的助理陈婷，也是我的亲外甥女，」陈婷站在一旁，脸上笑容明媚。

「小江啊，时间还早，你们先回酒店修整一下，等会儿婷婷带司机去接你们。」王总握了握江烨的手，凑近道：「晚上就当是自己人一块吃个饭，都别拘束哈。」

陈婷也笑着接话道：「那我们晚点见，江工。」，说这话时，她特意看着江烨的眼睛，眼波流转。

「好，辛苦了。」江烨回应道。

陈婷略微有些失望，那双眼眸迷人、清澈，像平静的湖面，看不到一丝波澜。

酒店房间里，江烨正在电脑前忙碌，房门铃响了。

团队的另一名设计师小王走进房间，「烨工，你的机票改好了，明天晚上八点二十飞。」

「好的，辛苦」江烨点了点头，目光仍旧盯着电脑屏幕。

小王有些纳闷，这趟贵州之行，老板的时间表太让他捉摸不透了。原本定在周四上午和项目小组一趟航班走的，前一天晚上却临时决定要先去参加另一个项目会议，等到达贵州时已是深夜。原本计划要呆到周二才回去，又突然要单独改签，小王盘算着他这趟回去，等摸到家门时必然都凌晨了。

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原本宽裕的时间压缩得这般紧凑。

小王不解，但也不会多问。他看了看手机，提醒道：「烨工，陈助理已经到楼下了，大家都下去了，我们也走吧。」

江烨合上电脑，揉了揉疲惫酸痛的眼睛。

酒店门口，陈婷已经立在商务车外等候。她换了一身酒红色针织长裙，衬得肤色白皙，气质动人。

她拉开车门，微笑招呼众人，「上车吧。」

一行人向她致谢，江烨也回了个淡淡的笑容，低头钻进了最后一排。

陈婷只觉那笑容化作了一阵风，吹得心头荡漾不已。

车子在公路上稳稳地行驶着。

坐在副驾驶座的陈婷热情地向所有人介绍沿途的景点。

「晚上吃饭的地方在苗寨附近，是我们公司招待贵客的地方，很有特色，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陈婷说完，项目组的人立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她一面应付众人，一面用余光观察坐在最后面的江烨，很可惜，这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似乎并不想参与到热闹的氛围中去。

江烨没有心思听旁人在聊什么，他打开微信，点开林之清的朋友圈——仅显示 3 天内容，没有新的动态。退出，漫无目的地刷着朋友圈，突然在一条状态下停住，那是吴欣悦发的一张一中校门口的照片，上面配文：**兜兜转转，原来我最想要的，是回到过去。**

江烨心里觉得这文案很矫情，但于他而言，却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

他又在想林之清————实际上，这些天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她。十年前，他在作者信息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和学校，一中那个地方，大部分本校初中部的人都会选择直升高中部，抱着这样的猜想，他放弃了附中免试的名额，就为了赌一把还能再遇见她。

结果，他赌输了，在那个没有她的地方呆了三年，自己都觉得荒唐，也没有再向别人问起过。本以为只是一场擦肩而过的偶遇，想不到多年后竟然还会重逢。

江烨叹了口气，更没想到的是，这段关系里，还会多一个陆忱。他没有向林之清或者乔琪追问更多二人的关系，但是敏锐如他，早就看出这对青梅竹马背后的纠葛。虽然那场同学会闹剧之后，林之清明显在努力放弃陆忱，可是，放下一个人谈何容易？如果容易，自己也不会至今陷在同样的困局里。

江烨还在愣神，直到一车人对着窗外发出连连赞叹。

车已驶入山区，成片的苗寨依山而建，巍峨的吊脚楼群密密排布，鳞次栉比。黄昏时分，连绵青山间亮起了万家灯火，犹如神神秘境。

陈婷引着众人来到一间位于山腰的吊脚楼民宿。踩着楼梯登上三楼，推开了一间包厢的门。

早已等候在此的王总笑着迎了上来。

落座时，江烨作为贵客坐在了王总的主位旁边，而陈婷在江烨的另一侧入座。

其余人见状，面面相觑，心照不宣。

酒过三巡，脸色喝得有些泛红的王总拉着江烨扯起了家常。

「小江啊，你是 27 岁，是吧？」

「是。」

「诶！这不巧了吗？我这个外甥女也是 27 岁。」王总故作惊喜状，「你们同龄人之间话题多，多聊聊。」

陈婷在一旁羞涩不作声，江烨却惭愧笑道：「我是个标准的理工男，平时就知道画图，最不擅长和女孩子聊天，陈助理可能聊过几句就再也不想理我了。」

王总哈哈大笑，「那你这样怎么处对象啊？女朋友找好没？」

「嗯。」江烨点头，

王总表情一愣，旋即又堆起了笑容，「哎我这话就是多余问！像江工这样出类拔萃的青年，女孩子肯定是要抢破头的啊。」

却听江烨自嘲道，「别人倒没有因我抢破头，反倒是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王总又是一顿哈哈大笑，朝江烨举起酒杯，不再谈论这些话题。

陈婷在边上听着，神情渐渐冷了下来。

江烨推说要醒酒，离开了热闹的包厢。

这层楼的尽头有一间半开敞的亭子，山风穿过，令人神清目明。

他才刚刚靠在扶手边看了会儿风景，陈婷就站到了身边。

「觉得这里怎么样？」她问，

「很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说得就是这般景致吧。」江烨望着群山，由衷叹道。

「江烨。」陈婷第一次喊出他的全名，她鼓起勇气问：「今天下午我问过项目组的人，他们说你是单身，没有女朋友。」

江烨却不以为意地笑道：「陈小姐，他们是我的同事，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陈婷沉默了，良久，喃喃道：「她应该...很漂亮吧？」

「嗯。既漂亮又优秀。」

「那，祝福你们。」

「谢谢。」

陈婷黯然离开了，只剩江烨，继续站在高楼上吹风。

夜色正浓，山野里灯火照映，好似天上跌落的星河在群山间熠熠生辉。

江烨凝望着这片人间星辰，眼前却浮现起林之清留在展馆的那幅油画，画上的点点萤火，与此此时景交叠在一起。

他萌生出一个念头，想带她来看看这壮丽的风景。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有机会的话.....

心中忽然生出无限怅惘，他抬头望向漆黑的夜空。

山月辽远，微茫的孤灯将孑然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陆忱最近是真的很忙。

从周四开始，他的手机就不断地接到各种好事者发来的消息，所有人都从吴欣悦那几条意有所指的朋友圈中闻到了瓜香。

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烦闷。

吴欣悦还是那个咋咋呼呼的性格，当年和他分手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找他复合也搞得人尽皆知。

陆忱把手机扔到一旁，不再理会。

「怎么了忱哥？」沈凡星正握着手柄打游戏，还不忘关心一下身后的好兄弟，「那帮吃瓜的又来烦你啦？」

陆忱闷闷地回应了一个「嗯」字。

「唉。」沈凡星替陆忱叹了口气，「要我说吴欣悦这个人啊，老是喜欢把动静搞大，这点确实不太好。不过，她找你复合，你不是应该挺愿意的吗？」

陆忱没好气道：「凭什么我就得挺愿意了？」

「那你上次聚会的时候，干嘛要拖着林之清假扮情侣？分明就是为了气她呗。」

陆忱一时语塞，「...什么....假扮情侣.....」，话语间顿时没了底气。

沈凡星边打游戏边笑，「还有什么好瞒的，都能看出来。」

陆忱不说话了，这件事情上，他对林之清多有愧疚。

沈凡星游戏也不打了，回过头来看着他。「忱哥？」他试探道，「你该不会.....听说江烨现在和林之清走得挺近的。」

陆忱脸色冷了几分，「沈凡星，你八卦知道得挺快啊。」

沈凡星却不理会他的不快，而是细细去盯陆忱的眼睛，忽然说道：「不会吧，你真的嫉妒了？」

陆忱心里提着的一口气突然泄了。

他颓然地坐到了地上。

沈凡星挪到他身边，「吴欣悦那天晚上找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感觉吗？陆忱心中有些迷茫。

不能否认，再次见到她时，心里是有欢喜的。

那个夜晚，突然接到她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调转方向朝她发来的定位奔去。

坐在光线晦暗的酒吧里，看着想念了很久的人，此刻就在眼前，自己都觉得有些不真实。

「我分手了。」她说。

是因为我吗？陆忱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但他没有开口。

接下来，吴欣悦开始自述，讲分手后几年的经历，讲那次意外相遇后，她是如何表面镇定，内心翻涌.....讲着讲着，泪水从她的眼中滑落。

陆忱安静聆听，心里一阵抽痛，他看着对面人婆娑的泪眼，却不合时宜地想起了林之清，那天她也是这样泪流满面，带着迷离的醉意，使劲抓住他的手腕泣道：「陆忱，你不能总这样欺负我，为什么一直看不到我.....」

因为在哭，她的声音并不大，没有引起屋里人的注意，但接下来的每一个字，都在陆忱耳边清晰地炸开。

「为什么我还是喜欢你.....」

经久压抑的情感如顷刻溃堤的洪水，急流裹挟着陆忱坠入积年忧伤的漩涡，让他感到晕眩。

他带着她离开，一上车，酒劲刚过的林之清就睡得不省人事。陆忱想了想，让代驾直接将车开回了自己家。

路上，遇到减速带颠簸时，林之清的身体随着车身晃动斜斜地滑落，他伸手扶住，让她的脑袋靠在自己肩头。女生长长的发梢不时触到他的手背，惹出微微的痒意，陆忱听着耳边平缓的呼吸声，心里越来越乱。

他把床让给了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自己则背靠床头柜坐睡了一晚，因为手腕被林之清死死拽住，丝毫不肯放松。

半夜迷迷糊糊间，听到她嘟嘟囔囔地说着梦话，什么画，什么星星，睡意朦胧地也听不真切，只觉腰背酸痛不适，稀里糊涂又睡了过去。

「陆忱，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吴欣悦满脸真诚地望向他，

「.....我.....」陆忱从回忆中醒来，一时接不上话。

踌躇间，余光瞥见一团鲜艳的红色，视线不由地往吴欣悦身后移去。

一对情侣牵手经过，女生穿着白色的蕾丝长裙，手里捧着一大束玫瑰。玫瑰红得耀眼，女孩的脸也像花一样，娇羞欲滴。

陆忱忽然想，有件事林之清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在某个年少时的黄昏里，当她穿着一袭白裙，手里拿着一枝刺眼的红玫瑰，像朵孤傲的百合走在人群中时，着急赶来的他正站在路的另一头，望着持花的少女渐行渐远，消失在人海。

尴尬在沉默中滋长，吴欣悦低了下头。

「我...」陆忱想安慰几句，却不知从何说起，

「没关系，我理解。」她抬起头，泪痕还没干透的脸上努力泛起笑容。

「我可以等你，就像你一直等我那样。」

送走沈凡星，家里再次变得空空荡荡。

屋外风声渐起，天气预报说，今夜有大雨。

他挨个房间检查窗户有无关好，走进书房时，不由自主地打开了书柜最下层的抽屉，里面有一个年久褪色的纸盒子，装着一堆碎玻璃，还有一团线路卷在一起的小灯泡。

手指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碎片，那个烟火绚丽的夏夜好像也静静躺在盒子里。

「你要好好保管，这可是仅此一件的孤品!」，记得她说这话时，眼眸里闪耀着满天的流光溢彩。

之前沈凡星的问题，陆忱默然很久，没有回答，而此刻，孤身一人的他，对着空气，说给自己听。

「我本以为，再见到她时，我会上前紧紧抱住，再也不让她离开。」

「可当她真的出现以后，我突然发现——」

「原来我已经习惯没有她的日子了。」

他将盒子收好放回原处，连同刚刚那段自白，一起收进了抽屉，像是把秘密埋进树洞里。

窗外又是一阵风声呼啸，下一秒，大雨倏然而至。

周一，我病倒了。

由于前天晚上脑抽跑到阳台上装文艺青年受了冷风，又忘记关卧室窗户导致后半夜下暴雨大降温时被嗖嗖寒气冻醒，迷迷糊糊过了个周日后，终于在周一大清早体温飙升至 39.2。

老实说我身体一向怪好的，几年都没感冒发烧过，现在突然一病，竟真应了那句「病来如山倒」。

四肢无力，头晕目眩，我强撑着向江烨请完假，电话一挂就陷入了昏迷般的深睡。

再次醒来时，窗外天气阴沉沉的，瞧不出是什么辰光。我摸过手机一看，居然已经下午三点了。再摸摸一天没进食的肚子，瘪瘪的，虽然并没有胃口。

身体还是发虚，但精神稍微好些了。我慢吞吞从床上爬起，在衣橱里找了件毛茸茸的厚睡衣换上，简单洗漱后，动身到厨房淘米下锅，准备煮点粥喝。

外头的风还是很大，光是听那刮风的动静，身上就能起一层鸡皮疙瘩。

手机铃声急促地响其，居然是我妈。

「清清，在忙吗？妈妈跟你说点事.....诶？你声音怎么了？生病啦？」

「就是着凉了而已，小事情小事情。」我打着马虎眼，

「哎呀！你不看天气的吗？最近换季降温降得厉害，你这么大个人了还.....」

「妈，你找我啥事啊？」

「哦.....」她重新想了打电话的目的，「是这样，陆忱爸妈刚搬了新家，周末想请我们过去吃乔迁酒，问你有没有空？」

「...我...我还不确定呢.....」，其实是不确定该不该见陆忱。

「能回来最好，回家好好补补。」她念叨着，「陆忱可以接你一起来回，很方便的。」

放下电话，我捋了捋散乱的头发。理论上，陆爸陆妈的邀约我还是应该去的，林家和陆家的关系可以说是好得过分，双方对待彼此小孩比亲生的还亲，导致小时候我或者陆忱谁闯了祸，

就往对方家里躲，在我成长的某一段时期里，陆爸陆妈才是我的避风港。这么一想，还是应该回去，就是见着陆忱有点闹心。

闹心归闹心，但扪心自问，还真有点想见见他，乔琪无意间提到的玻璃灯的事，令我愈发好奇起来。

粥还在煮着，我给自己倒了杯热水，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刷着刷着，眼皮又沉了下去。

这一次，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喂？」我闭着眼接起电话，

「开门。」

等等，这声音.....

我猛地睁开眼，直接从沙发上弹起——

是陆忱！

「你.....你怎么来啦？」

门一开，陆忱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毫不含糊地直奔厨房。

「你妈说你病了，叫我来瞧瞧你。我敲了好久的门，里头一点反应都没有，差点以为你昏迷了呢。」他一边吐槽着，一边从袋子里取出食材摆到料理台上。

「你要做饭啊？」，我意外地看着他

「嗯。」他脱下外套，将衬衣的袖口高高挽起，「莲藕排骨汤，喝吗？」

我眼里亮起星星，「喝！」

莲藕排骨汤是陆忱妈妈的拿手菜，以前每当生病胃口奇差的时候，只有陆妈的排骨汤可以唤醒我的食欲。

这样想着，肚子居然咕咕咕叫了起来。

陆忱显然听见了，忍不住笑了一声，从锅碗瓢盆中抬起头，在桌面寻视了几眼后，打开手边亮着灯的电饭煲，原来粥已经煮好了。

我接过他盛好的热粥，一边吸溜一边看着他忙前忙后。

不得不说，陆忱做饭还挺像模像样的，居然是个煮男？

「你老看着我干嘛？」他手上不停，还怪里怪气地瞄了我一眼，「有这么好看吗？」

我喉头一噎，怼道：「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这样看我的女孩太多了，我的小雷达一扫一个准。」

我听吐了，这厮真就是厚颜无耻。

「你家高压锅放在哪？用那个能炖快点。」

「哦！我找给你。」我放下粥碗，打开墙边一扇高柜的门，踮起脚去够锅子。

高压锅平时不太用，被收纳在最上面一格，此刻我努力伸出手，才将将要触摸到圆润的锅身。

一只手举得更高的手忽然出现，轻轻松松就碰到了那只离我咫尺天涯的锅子。

我脑袋一懵，陆忱的身体从背后覆了上来，敞开怀抱般贴得越来越近。我的鼻子还没堵塞，能闻到从背后涌来的那股熟悉好闻的气味——那是属于陆忱的味道。

烂俗偶像剧里的刻意桥段居然会真实发生在我身上，我甚至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衬衣在我毛茸茸的睡衣表面摩擦了一下。

「放这么高你喊我拿就行了，自己动什么手。」他还不忘数落我，「你是病人，先去休息，一会儿好了叫你。」

「哦...」我悻悻地转身要走，却又被他叫住。

陆忱一脸严肃地靠近，忽然伸手摸上了我的额头，「你的脸怎么比刚才还红？不会又烧上去了吧？」

他的手刚刚洗过冷水，冰冰凉凉的用来降温本应正合适，可此刻，无疑是块烫人的炭火，我就像只即将沸腾的烧水壶，只要再添一丝热度，内心立刻热浪翻涌，要强压住呼吸才不会让滚滚蒸汽从七窍冒出来。

我慌乱推开他的手，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可是会传染的！你别.....别靠我太近！」转身就要跑开，手腕却再次被牢牢握住，用力一拉，我直接被陆忱拽到了面前。

这回离得太近了，我甚至能从正面看清他的睫毛。我紧张得咽了咽口水。

陆忱直直看着我，神色有些复杂，「清清，其实你不用——」

「叮咚叮咚」

急促的门铃声突然而至，他手上一松，我趁机甩开他跑去开门。

门一开，我头更大了。

「你怎么也来了？」

「也？」江烨很困惑，下意识朝屋内看去。我家厨房是半开敞式的，所以他站在外头一眼就能望见守在锅灶边，俨然一副家庭煮夫形象的陆忱。

「哈喽。」陆忱双手撑在台面上，以一种先来后到的姿态向他打招呼。

「这么巧。」

真是巧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

我招呼他进屋，他拎了一袋子药，摆在客厅茶几上。

「早上听你声音迷迷糊糊的，本想早点来看看你，不巧今天有个方案紧急调整，才拖到现在。」他向我解释时，语气里竟然充满歉意。

我连忙摆手，「不不，是我关键时刻掉链子，你放心，我顶多再休息一天就满血复活了，肯定不会影响项目进度的！」

江烨有些尴尬，「额...我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项目？你俩有工作往来啊？」陆忱的声音从厨房幽幽飘来。

「嗯！他可是我的甲方。」我抢答道，

「准确来说，是合作关系。」江烨平静地纠正我，

「对对对！」我点头如捣蒜。

按理说，两个大帅哥大晚上同时出现在我家，对我嘘寒问暖，我应该美得当场痊愈才对。可现在我如芒在背，如坐针毡，他俩再这么呆下去恐怕只会加重我的病情。

一杯水递到了江烨面前，我和他同时抬头，对着陆忱眨巴眼。

「不好意思老同学，你坐了这么久都没顾上给你倒杯水。」陆忱一脸客气地笑道，

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这厮居然堂而皇之地反客为主，搞得像他才是住在这里的人似的。

「不，不好意思啊江烨.....」我为自己的怠慢向江烨道歉，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我可能真的烧糊涂了！

江烨礼貌地拿起水杯喝了一口，「你在煮什么？还挺香的。」

「哦，在炖莲藕排骨汤呢。」陆忱说着，居然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语气宠溺地说道：「我们清清从小到大，一生病什么都不吃，就爱喝莲藕排骨汤，没办法，都是小时候被我妈惯的！」

他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江烨的眼神明显沉了几分。

「既然还在炖汤的话，不如先把药吃了？」说着，江烨从袋子里掏出了几盒药。

我正要接过，陆忱又横跳进来：「等一下，她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呢，还是先喝了汤再说吧。」

我扶住额头，真想拿个胶带把这张嘴给封上。

这次，江烨倒是没有太大反应，他放下药盒，语气十分认同，「那倒也是，空腹吃药确实不太好。」，又举头对上了陆忱的眼睛，淡然道：「不过生病终归是要好好吃药的，只是早晚罢了。」

一种莫名胶着的氛围凝固在两人之间。

我正头疼该说些什么缓和下气氛，一直噗嗤噗嗤作响的高压锅终于发出了救命的鸣音。

「来来来！」

我，一个病号，屁颠屁颠地盛出三大碗汤，又屁颠屁颠地招呼那两个在客厅大眼瞪小眼的男人，「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大家的，一起喝一起喝！」

陆忱：「你还真会借花献佛……」

凭良心讲，陆忱的手艺颇得陆妈真传，可惜现在不是夸他的时候。在二人的注视下，我吃肉喝汤，痛饮药水怒吞药片，终于把两位大佬给熬走了。

临走时，陆忱：「没饭吃了记得叫我。」

我：「是是是。」

江烨：「工作的事情别担心，休息好最重要。」

我：「是是是。」

大门终于砰地关上了。我扶墙松了口气，一摸后背，已是湿汗淋淋。

看来很快就能退烧了，这一出猛药果然有奇效。

电梯狭小逼仄的空间里，两个大男人终于卸下了伪装。

「甲方探病乙方，这种事情倒是第一次见。」

「那说明，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我倒是没想到，原来你喜欢清清这种类型的。」

「我也没想到，那头吴欣悦满世界地宣告求复合，这头你却纠缠起了青梅竹马。」江烨语气陡然一冷，「陆忱，你究竟是突然认清了所爱，还是占有欲在作祟？」

电梯门开了，江烨先行一步走在前头，快要踏出单元门时，陆忱的声音从后传来。

「我承认，之前我错过了很多东西，也无意中伤害过她。」陆忱对着前面的背影，冷静地宣告，「可你别忘了，我们共同走过了二十多年，有些事情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的。」

「我从不想抹去什么」江烨大步朝前，头也不回，「我承认你们之间有不可取代的共同经历，」

「但我和她的渊源，也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浅。」

潮湿闷热的下午，天色昏暗，乌云低得像挂在檐边。

放学铃声响过，学生们各自整理书包，很快，教室里走得不剩几个人。穿着男生校服的身影在课桌前站定时，我正往书包里

塞最后一本作业。

「为什么放弃高中部直升？」陆忱沉声质问。

「.....哦，你知道啦？」我继续收拾书包，并没有抬头看他，
「因为想换个地方念书啊，就这么简单。」

「之前可没听你说过要换学校。」

「后来决定的呗。」

「你爸妈知道吗？」

「我的事情，自己可以做主。」

陆忱顿了顿，似乎在压抑心头的怒意。

「想报哪？」

「还没想好，但最好是寄宿制，关在学校里不用出来的那种。」我将书包单肩甩在肩上，从座位上站起，终于对上了他那张已经阴沉的脸。

「寄宿制？」他直直地盯住我，似乎想看看清楚我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再问你一次，到底为什么？」

烦躁的情绪忽然占据了大脑，我用很不耐烦的语气回道：「我不是说了吗？想换新环境啊！不想五年都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批人念书，不可以吗？」

沉闷的空气忽然剧烈流动起来，外头刮起大风，树木被吹得沙沙作响。

云层之后，传来隐隐雷声。

陆忱的眼神复杂了起来，少顷，他突然冷笑道：「也对，我忘了你林之清在其他学校，也是有不少好朋友的。」

这话没头没脑，我一下子没听明白，但言语间的冷嘲热讽之意瞬间激怒了我。

正欲发作，门口闪出一个人影。

「陆忱——」吴欣悦停在门口，看了看空荡教室里对峙的我俩，笑容僵在脸上，「额，那个，你带伞了吗？可以送我一段路吗？」

陆忱眼底的冷色渐渐融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些许茫然。

我从书包里抽出雨伞，放在桌上。

「不用谢我。」

说罢，头也不回地走出教室。

一出校门，这片天空就再也兜不住一滴水，大雨顷刻落下。

旁人或跑着避雨，或打伞经过，都忍不住看向那个走在雨幕里的校服少女，她走得很慢，就像在散步一样，任由雨水打湿她的衣服、头发，落在她的脸上。

她怎么看起来，好像在哭呢？

退烧的这一晚，梦里净是从前念书时的事。

醒来后，又累又乱，虚汗出了一身。

闹钟显示早上七点，窗帘缝隙间漏进一片薄薄的惨淡晨光，看起来，今天也是个阴天。

给江烨发了条微信，我下床去冲了个澡。

毕竟病了一场，镜子里的脸看起来有些憔悴，我打开化妆包，给自己仔仔细细画了个好气色。

吃早饭时，收到了江烨的回复：

【那就中午吧，正好我的合伙人也在，一起吃个饭。】

【好】我回复完消息，打开电脑，边啃面包边把事务所之前发来的资料又浏览了一遍。

凭心而论，抛开和江烨的交情不提，这个项目的确是我非常感兴趣的类型。屏幕上划过一张又一张作品，每看一次，我对他的崇拜就加一分，江烨确实是个天才，一个能将惊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与理性严谨逻辑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天才，难怪之前有个设计圈公众号曾在文章里评价他：建筑师很难在三十岁之前成名，但江烨或许可以。

鼠标点着点着，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看起来像是在一个天花板，或者一个大型装置的顶部挂满了透明的小灯泡，旁边有几张示意图，我看得云里雾里，不解其义，这张照片的底部没有名字也没有任何注解，被放在概念设计分类的最后几张里，之前甚至被我匆匆忽略了。

也许是早期的什么设计方案稿吧，我心中猜测，也没有再去多想。

中午，我到达约好的那家餐厅时，座位上只有一个陌生男人，身材微胖，长相白白嫩嫩甚至有些可爱，眉眼十分精神。

「林小姐，幸会幸会！」他起身热情地招呼我，一双圆眼弯成了月牙。「我是江烨的合伙人，蓝羽洋。他上午有个媒体访问还没结束，让我先过来等你。」

「蓝总您好。」我礼貌地和他握了手后入座，早上还阴沉一片的天，到了中午忽然蓝天白云，明朗的阳光透过玻璃窗面，把坐垫照得暖洋洋的。

「别客气，叫我老蓝就行。」他笑着给我倒茶，「听阿烨说，你高中是外国语的？那咱俩可是校友，以后我就叫你学妹了哈！」

「这么巧，学长哪一届的？」

「我比你们大两届，不过高二就出国念书了，你入学那会儿我已经不在学校了。」他耸耸肩，开玩笑道：「不然这么漂亮的学妹我肯定早就认识了。」

「那你和江烨是大学同学？」

「嗯，我俩在美国上大学认识的。」

「你们不是一个年级的，怎么关系这样好？」我随口问道，

「这个嘛，说起来也是缘分。」他单手摸着下巴，开始回忆，
「我之前是学商的，大二那年觉得没意思，想换专业，于是弄作品集，重新申请学校从大一念起，开学时，就在人堆里遇见了这家伙。」

「那倒是真有缘分，从那时起，就是搭档了吗？」

「算是吧，毕竟相对于商科而言，美本建筑学的中国学生少得可怜，我俩自然就凑到了一块儿。阿烨这个人，刚到美国的时候，话也不是特别多，大部分时间都扎在工作室里，不过天赋尤其出众，我为了刷成绩，老缠着做他的搭档，只是当时没想到，会这样一直搭档下去。」

「你这么崇拜我，采访的时候怎么一个字都不提？」

我和蓝羽洋一齐抬头，江烨手里拎着外套，不知何时已经站在桌边了。

他将外套往座位上一扔，把蓝羽洋往里头赶了赶，才坐下对我抱歉道：「实在不好意思，今天采访的时间比原定的要久。」

「没关系没关系，」我连忙摆手，「正好和高中学长叙叙旧。」

「就是啊，我和学妹聊得挺好的，你一来就破坏气氛。」被赶到角落里蓝羽洋撇着嘴道，

江烨没理会他，继续对我笑道：「这个人呐，是建筑圈知名浪子，平时最喜欢认妹妹啊学妹什么的，你可不能上他的当哦。」

「诶我说阿烨，怎么今天一上来就拆哥哥的台？」蓝羽洋不满道，「学妹，你可不要听他瞎说。」

菜一道道端上桌，聊天内容也渐渐步入主题。

「在古宅里办展，这倒是真没想过！」蓝羽洋奇道，江烨则接过我的 ipad，认真翻阅起我的策划方案。

「这个宅园是清末留下来的，内部经过修缮改造后经常承办艺术展。」我指着 ipad 上的照片，解释道：「我反复看了贵所这些年的所有作品，设计风格虽然前卫科幻，但骨子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人文意境，和历史氛围厚重的古建筑结合在一起，会比在现代感强烈的展厅或者博物馆有更出彩的效果。」

蓝羽洋听了，认可地点点头，江烨则依旧专注着屏幕上的图片，似乎陷入思考。良久，他才抬起头问：「什么时候可以看场地？」

「随时，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今天下午就可以。」

「你呢？」他又看向蓝羽洋，

「我 OK 啊。」

「好，那我们等会就去。」

「工作的事一会儿再说，先吃饭吧。」蓝羽洋招呼我，「学妹，这家店我们常来，水煮鱼做得特别好吃，你尝尝。」

我看了眼油亮的汤底和上面漂浮的红辣椒，往常我是无辣不欢的，但因为刚病好的缘故，看到油腻的食物难免提不起食欲，正在想如何拒绝他的好意，服务员端来了一个热腾腾的汤锅。

「是不是上错了？这个菜我没点啊。」蓝羽洋惊讶道，

「这个菜单上没有，是江先生特意交代单独做的，莲藕排骨汤。」服务员解释。

我的心脏突然咯噔一下。

「你怎么突然要喝这个了？」蓝羽洋十分意外，

「因为好喝啊。」江烨面色如常，轻轻盛起一碗，放在我面前。

我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汤面氤氲的热气蒸在脸上，皮肤一瞬间变得又红又烫。

正午的日光，似乎更加强烈了。

江烨开车，蓝羽洋坐在副驾驶，我则呆在后排。

前面两个男人在聊工作上的事，我则靠着车窗默默看风景，天空蔚蓝，白云绵软，阳光下的一切事物都在闪闪发光。

车里放着一首舒缓的音乐，似乎是法语，女歌手声线慵懒性感，像在吟诵暧昧的情诗。

透过座位空隙，我的视线不自觉地转移到江烨的手上——他的袖口半挽，露出一截肌肉紧实的手臂，单手握紧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时不时和蓝羽洋比划着什么。

这只手很好看，除了一双好手必备的手指修长皮肤细腻之外，只要一想到那些惊才绝艳的灵感是通过这样的手翻译到图纸上的，看待起来就难免会多加一层滤镜。

胡思乱想间，江烨忽然将话题引向我。

「身体感觉还行吗？如果累了要和我说说，清清。」

清...清??

我身体一僵，第一次听他这样叫我，还有些不适应。

「啊没...我没事的.....」

「清清？」蓝羽洋狐疑地看了我俩一眼，忽然嘴角牵起一抹坏笑，「我们烨工今天殷勤得反常啊。」

车子拐进老城区，在一条宽阔的巷道边停住。老宅的主人已经派人打开了大门。

这是座宁静古朴的宅园，竹茂松劲，游廊曲折，岁月厚重。

沿着回廊向里走，水榭亭台，假山池沼，移步换景。蓝羽洋不住地称赞，江烨没有说话，似乎进入了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

园子中央是一大片的荷塘，时值深秋，残荷衰败，倒也有几分凋零之美。

东角有个银杏园，此时正是满园秋色，金黄摇曳，辉煌明丽。

「学妹，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坐在廊边的长椅上，蓝羽洋好奇地问我，

「以前在这办过几次展，和园主人算是熟人了。」我答道，
「我和他沟通过，他对这个项目有极大的兴趣，并表示如果定在这里，场地费用愿意给出最大的让步，当然，一切还是以你们的考量为主。」

「这么有诚意？」蓝羽洋有些惊喜，转头询问：「阿烨，你说呢？」

江烨头枕双臂，靠在椅背上，凝视着园中央那棵苍健壮丽的古银杏，仿佛完全没有听见他的话。

蓝羽洋推推他，「阿烨，想什么呢？」

他醒过神来，点点头，「就这里吧，我很喜欢。」

「好！那后面的事情我赶紧安排一下。」蓝羽洋起身走到一旁，打起了一通又一通电话。

长椅上，只剩下我和江烨，安静地并排而坐。

我晃起双腿，轻轻踢动着地上的落叶，这座园子日常很少有人出入，地上的残叶已经积了厚厚一层。

注意到江烨的目光不曾离开那棵古树，我不禁好奇，「...你很喜欢银杏吗？」

「嗯.....想起了一些旧事。」他答非所问，语气中竟有一丝怅然，「尽日苔阶闲不扫，满园银杏落秋风。原来是这样的景致。」

我接不上话来，他的言语里，似乎藏着一段秋风般悲恸的回忆。

一阵风起，天上地下，黄叶纷飞。

江烨摊开掌心，接住了一片徐徐飘落的杏叶。

日近黄昏，斜阳半垂在屋脊，暖橙色的光辉透过围墙上古老的花窗照进园中，一隅秋色顿时辉煌无比。

他的侧脸浸润在夕色中，余晖描摹出棱角分明的轮廓，也照映着空中盘旋的片片落叶。风停了，满园枝叶簌簌声也停了，他覆手让叶片继续降落，转头望向我，眼底的一抹伤色，在夕阳下渐渐融化，他突然抬起手，摸向我的头顶。

摸...摸头杀？我身体一滞，不可思议地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眸中荡漾着一汪澄澈的春江水，只需一眼，就让人甘愿沉沦。

摸就摸吧...

我没有抗拒，甚至想象着那只属于天才的手掌抚上我的发丝.....
然后，

他轻轻摘掉了挂在我头发上的银杏叶子。

我：「.....」

江烨忽然笑了起来，我转过头，不想被他看见脸上的窘色。

晚霞染上天空时，蓝羽洋的电话终于打完了。

「都交待下去了，接下来需不需要安排人来测绘场地？」他问我。

我摇摇头，「不需要，我有完整的场地模型。」

「干得漂亮！」蓝羽洋大喜，「这样省了不少麻烦事。学妹靠谱！改天学长请你吃大餐。」

江烨拍掉他高举的手，淡淡道：「请她吃饭这事，我安排就行。」

「哟，江老师今天不太对劲啊。」蓝羽洋戏谑道，脸上又浮现出狡黠的笑意。

「走吧，时间不早了。」江烨不理睬，从长椅上起身，闲适地朝月洞门外走去。

走在路上，蓝羽洋仍旧不住地感谢我，我被他夸得不好意思，便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况且因为我生病的缘故，项目

还被拖延了两天，就当是我弥补损失掉的进度吧。」

「拖延？没有啊。」蓝羽洋疑惑道，「这个项目原本就是定的今天开始。」

我奇怪道：「江烨不是周一就回来了吗？」

「是啊，但他本来应该昨天才回来的，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赶.....」他念叨着念叨着，突然收住了声，接着，如同福至心灵般眼前一亮，「原来如此！」

「哈？」

「哈哈！他居然是.....那什么，我再去打个电话，你俩慢聊！」，说完，便急步走到了最前头。

我一头雾水，追上去问江烨：「他怎么了啊？」

「他啊，突然变聪明了而已。」江烨很淡然，

「哦...」我其实没听明白，只好继续找话题，「那个，谢谢你今天特意点的汤，其实...其实我生病的时候也不是非得喝汤啦.....」

话一出口，自己都觉得没头没脑，赶紧又转移话题，「你...你对我今天找的这个地方.....还满意吗？」

这都什么和什么啊.....

心里突然丧气起来，我怎么嘴这么笨，还不如不说话呢。

也不等江烨回答，我加快脚步，只想把自己制造的尴尬远远甩在身后。

一只温暖的手，忽然从后面抚上我的头顶。

我顿住脚步，感到掌中的温度渗透进发丝，酥酥麻麻的。

江烨温柔地揉了揉我的头发，轻声说了句什么。

我走在最后，走得很慢，我需要通过深呼吸来调整过快的心跳节奏。

江烨走在前面，步伐不急不缓，安稳笃定，就像他的人一样，不论经历多少事多少岁月，认定了的事情从来不会改变。

炙热的晚霞已经褪去，淡淡的夜色逐渐染上天空。

晚风温和地吹起，带着天边落日最后的余温，带着深巷两旁的万家烟火。

江烨轻声说出的那句话，也被留在风里，反复诉说。

「我很喜欢这个园子，和你。」

周六一大早，手机铃声扰我清梦。

我抓过手机，接通后大骂道：「陆忱你有病啊！大清早的烦死了！」

那头，陆忱也不恼，语气悠悠道：「大小姐，已经上午九点了。」

「所以呢？」我没好气地回，

「我是提醒你，今晚我爸妈请客吃饭，下午要不要搭我车一起回去？」

「不用，我自己开车回去。这两天事情多，吃完饭就回来。」

电话那头顿了顿，旋即传来陆忱试探的语气：「江烨的事？」

「.....嗯。」

「行吧，那晚上见。对了，早上和朋友出门骑行，经过你家时给你买了早餐，挂门把手上了，别忘记拿。」

手机里传出「嘟嘟嘟」的忙音，我呆愣了两秒，飞身下床。

门外的把手上，还真的挂着一个保温袋，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包子和豆浆，居然还是热的。

我懵逼得抓了抓凌乱的头发——最近是怎么了？桃花转运了？

我边喝着豆浆，边打开电脑开始工作，由于建筑师们对空间布局的把控已经非常专业了，所以模型深化干脆就交给他们来处理，我则负责文案起草和媒体对接。

噼里啪啦敲了一阵键盘，手机又响了起来。

接起电话，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乔琪就急不可耐地嚷起来：

「吴欣悦第一次求复合失败啊，姐们挺可以的嘛！」

我扶住额头，「乔姐，你真的很适合干娱记。」

「我可是关心你，」乔琪辩解道，「痴情小陆执迷多年意外回头，才子江烨一见钟情矢志不渝，你这感情线是要走花路啊！」

我差点一口水喷在电脑屏幕上，「姐姐，你这么会想标题，不如过来帮我改改宣传文案？」

「文案？你是在帮江烨的建筑展写文案吧？以前倒是没发现你这么热爱工作，周末都在主动加班哦。」

我没接茬，反倒认真问起：「你说，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考出去，而是继续留在一中，会不会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现在想这些，没有意义了啊。」

「唉，也是。」我感叹，「走一步看一步吧。」

「不过，姐们还是要提醒你，」她煞有介事道，「吴欣悦这次挽回陆忱的意志坚定，所以希望你...尽量别让自己再受伤害了。」

结束通话，我坐在客厅里发呆。

自始至终，我还是没有对乔琪提起江烨表白的事情。那天之后，我和他仍旧正常共事，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是每

当独处时，脑海里总是回想起那个场景，以及不可回避的，心动的感觉。

我承认，我对江烨产生了特殊的情愫，或许是因为他的过去，或许是因为他出现的时机，亦或是，我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可能性有很多种，现在我还看不清究竟哪个才是答案。

今天的气温还算舒适，我站到阳台上透气，视野里，街道规整，遍处高楼林立。

忽然想起那一年，在北海道姑妈家南面的小土坡上，我和陆忱并肩坐在草地上，看着牧场的奶牛悠闲地嚼着草。

「这样的日子真好。」记得那时，我这样感叹，「以后我也想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有一栋小木屋。」

陆忱手里正在把玩狗尾巴草，十分烦人地用毛茸茸的穗头挠我的脸，「做梦呢。」

我拍开他的手，让身体放松地躺在草地上。天朗气清，几只白色的飞鸟掠过空中。

陆忱也躺了下来，在一旁小声吹着口哨，任凭微风拂乱他的头发，阳光在睫毛上轻轻跳跃。

后来，我们好像就这样睡着了，在那样一个无忧无虑的地方，梦里，都是青草的芳香。

楼下来几声因路口拥堵而响起的鸣笛，将思绪从遥远乡间拉回到钢筋水泥的城市。

看着街上行人匆匆，秋风扫起枯黄的落叶，原本轻盈的心情变得沉甸甸起来。

忽然想起，我今年，26 岁了。

望着不太蓝的天空，我听见自己的一声叹息。

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在被时间推着走向下一个阶段，如果美梦无法照进现实，又该如何从一意孤行的幻觉里抽身呢？

黄昏时，我带着一束刚买的蓝色矢车菊，踏上了归途。

这是陆忱妈妈最喜欢的花，我小心地平摆在副驾座椅上，车里很快弥漫起花香。

陆忱父母的新家，位于离市区较远的一处别墅区。

我摁响门铃，门开了，传出一屋子欢声笑语。

「清清！你可算来了！」陆妈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进屋。

屋里人不少，除了我爸妈，还有其他的叔叔阿姨聚在一起。

「还是你最好，知道我喜欢什么。」她高兴地将矢车菊插在客厅的花瓶里，回头对我笑道：「这是我新买的花瓶，好不好看？」

「好看。」我搂着她的肩头，「阿姨品味最好了。」

「诶呦，老李，我这女儿对你，比对我这个亲妈还亲。」我妈在一旁酸溜溜道，

「我儿子还不是从小更喜欢围着你转？」陆妈嗔道，

旁人皆笑：「你们两家这么好，干脆结成一家算了。」

「我倒是早这么想了，」陆妈笑得合不拢嘴，「我那浑小子上哪去了？」

说话间，陆忱刚好走下楼梯，他穿着浅蓝色的衬衣，外头套了件慵懒的深灰色毛衣开衫，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边框眼镜，看起来白净又斯文，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闷骚。

陆妈搂过一脸窘迫的我，对着他道：「陆忱，你可得上点心，听见没？」

陆忱笑了一下，「妈，你再说下去，她可要走了。」

「行了行了，都过来吃饭吧。」穿着围裙的陆爸，端着菜从厨房出来，众人才放下刚才的话题，在餐桌边依次入座。

我挨着陆忱坐下，他不动声色地从桌下递来一张纸巾，我接过，悄悄擦干手心冒出的汗。

聚餐在热闹的氛围中进行，长辈们谈天说地，高谈阔论，虽然中间时不时打趣我和陆忱两个小辈，但一顿饭好歹算是安稳度过了。

晚饭后，大人们继续围成圈地聊天打牌，陆爸一边发牌，一边关照陆忱带我去上面参观。

我跟着陆忱来到二楼，他的房间与露天花园连通。陆忱从小冰柜里拿出两听啤酒，我拒绝道：「不好意思，等下还得开车回去。」

他挑了下眉头，径自打开一罐喝了起来。

我俩坐在露天花园的藤椅上，各自望天。

「新项目累吗？」他问，

「还行，很充实。」

「江烨应该是个难得一遇的合作伙伴，」他晃动着啤酒罐，一脸公正道：「专业、认真、有理想有能力。」

我微微诧异，「你对他评价很高嘛。」

「我一向客观。」陆忱扶了扶眼镜，「毕竟，他是个可敬的对手。」

对手？我心里一震。

小区的某处，忽然传来一声锐响，下个瞬间，一朵金色的礼花在空中绽开，焰火如流星般下坠，紧接着，又绽起第二朵、第三朵.....

「今天，前面那排有人家结婚。」陆忱解释道，

我「哦」了一声后，不知道该继续说什么了。

喧嚣璀璨的夜空下，沉默在兀自蔓延着。

「你^和吴欣悦最近怎么样？」我硬着头皮问出了憋在心中已久的疑问。

「我没答应她。」

「哦...为什么啊？.....我的意思是，你不是一直喜欢她吗？」

「这个，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你们当初是为什么分手？」，问出这话后，我轻轻舒了一口气，本以为说出口很难，没想到心里却异常冷静。

陆忱却显然不太冷静，他一定没料到我会问起这件事，手中的易拉罐发出了被指头捏紧的嘎嘎响声。

「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他没有直接回答，

「就...突然很好奇。」我继续试探着，「毕竟你们以前感情那样好，说分就分了，挺奇怪的，对吧？」

陆忱没有马上接话，他仰头喝尽了剩下的酒，顺手扔出一个抛出线，空罐精准地落进了前方的垃圾桶内。

我仍旧在等一个答复。

「因为她故意弄坏了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他终于开口，
「我们为这件事情吵了很久，后来就分开了。」

我感到心脏在砰砰直跳，眼前浮现出那盏玻璃灯被一只手从桌面扫落，在地上摔得粉碎的画面。

「是什么东西，这么重要……」我明知故问。

陆忱忽然看向我，目光敏锐地像是能直探我的心底，我紧张得咽了咽口水。

「是很重要的人，送我的东西。」他一字一句，眼神愈发犀利，「当时我很生气，却没搞清楚自己在气什么，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真的明白那件东西对我的意义，」

「就像很多年前，有人在洞爷湖边对我说过一句话，当时我不明所以，直到现在，我才听懂了那句话的意思……」

新一组的烟火轮番闯入夜色，满天流光声色下，陆忱的眼眸，宛如装满星辰。

我看见他的嘴唇一张一合，那几个字，在我耳边无限放大。

「今晚月色很美，林之清。」

我感到手脚发麻，全身血液有如滞塞。这一瞬间，仿佛失去了心跳，失去了情感，像个呆板的木偶，僵直地坐在椅子上，脑袋空空，耳边甚至听不到烟花迸发的响声。

我只能看着陆忱站起，缓缓向我俯下身，他一只手搭在椅背，另一只手轻轻托住我的后脑，他在靠近，身上那股好闻的气息像潮水般将我淹没，越来越近，近到我能感受到他的鼻息，近到我能看见他闭上眼睛后还在抖动的睫毛.....

在双唇即将吻上的最后一刻，我惊醒似地推开了他。

陆忱睁开眼，满是错愕。

我挣开他的桎梏，几乎逃一般地跑下楼。

楼下，众人还在嬉笑娱乐，见我急匆匆出来，便要问。

「我有急事，要马上回去加班！」我丢下一句，就闪身窜出了大门。

夜色里，车灯亮起两束明黄色的光。我从后视镜中，看到陆忱的身影仍旧站在露天花园，目送着我离开。

车子驶离小区，行驶在空荡的公路上，两旁的街灯静默地照着前路。

车载音响里，随机播放着一首陌生的民谣，正唱着一段忧伤而遗憾的故事。

我僵硬的肢体逐渐松懈下来，两行热泪从眼角缓缓流出。

随着建筑展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我变得越来越忙，每天在布展现场、事务所、公司、家之间来回奔波。

一个个定制展品被陆续搬进园中，江烨也开始整天泡在现场。

这天上午，我一进门，就看见蹲在墙角边摆弄一堆青砖的江烨。

我蹑手蹑脚地靠近，准备从背后吓他一下，手还没碰到肩膀，就听见他淡定来了句：「挺早的啊。」

我顿时泄气，也在他身旁蹲下，「没你早，我那师哥呢？」

他抬起头奇怪地看我一眼，「这么早来就为了找他？」

「嗯。」我郑重点点头，「我要他帮我搞定一个人。」

「什么人？」

「女人。」

江烨眉头微微一扬，「他今天在所里，随时找他。」

荷花池边，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安装造雾机，飘渺的白雾像一层薄纱漂浮在水面上。

我举目四望，周围已经布置好的几处场景，一件件展品犹如天外来物，却与这庭院深深的古宅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再加上精心构思过的造景手法，我不禁暗叹，真是一出游园惊梦的奇幻好戏。

江烨看过我改完的宣传稿，点头道：「很不错，就按这个来吧。」

「OK！那我现在就去找老蓝。」

「这么着急，什么人这么难对付？」

「一个圈内的媒体撰稿人，影响力很大，但性格很难搞。」我无奈道，「反正我搞不定，但老蓝说不定可以试试，某种意义上他比我更懂女人。」

江烨粲然笑道：「那你找对人了，他在这方面的天赋，有时候比画图的本事还高。」

虽然接触时间不久，但蓝羽洋的个人标签已经非常鲜明——富二代、交际达人、不婚主义者、女神收割机。在事务所里，江烨主要负责设计主创，蓝羽洋则更倾向于商业管理以及外交公关，不得不说，在这方面他的确是个罕见的人才。

我把蓝羽洋带到一间咖啡厅，将目标对象的情况仔仔细细介绍了一番，蓝羽洋听后，摸着下巴道：「听起来确实有难度，不过为了事务所的前途，必须会会这人。」

「姜舟每周固定时间出现在这个咖啡厅，我之前发了好几次邮件，都毫无回应，所以只能剑走偏锋试试看了。」我沉声道，「如果她肯帮我们发宣传，热度能上去好几档。」

「明白。」

中午 12 点，一名女子的身影准时出现在了门口。

齐肩短发，一袭黑衣，自成一番气场。

我对蓝羽洋使眼色，他比了个 ok 的手势，起身朝女子的方向走去。

我偷摸着向他们那张望，刚瞅见蓝羽洋顺利在姜舟对面落座，一个身影从我面前经过，却又倒退几步回到原地。

「林之清？」

这声音居然有些熟悉，我一抬眼，瞳孔瞬间放大。

「.....吴欣悦。」

吴欣悦在我对面坐下。

数年不见，她变化诸多，比如原本长长的马尾剪成了利落的短发，摘掉了眼镜，皮肤也白皙许多，不再是从前的小麦色。

「好久不见。」她冲我笑道，

「真巧，居然在这里碰到了。」我也笑着回应她，

之前，我曾很多次地设想过与吴欣悦相见的画面，其中不乏自我意淫的狗血情节，却从来没料到，会是此时此地，她坐在我对面安静地搅着咖啡。

「嗯，我在这附近工作，经常来这打发午餐，不过今天第一次见到你。」

「我今天，正好在这等人。」

「哦，是这样啊。」

对话悬停在空中，仿佛所有话题都藏了起来。我眼神不自主地瞥向蓝羽洋那头，盼望着他可以尽快结束。

「那个，你最近怎么样？」她再次开口，

「我挺好的，最近有个策展项目正好是和你高中同学江烨一起合作，是不是也挺巧的哈。」

「那倒是挺巧。」她微笑着，「江烨确实蛮厉害的，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之前有一次聚会上....认识的.....」我突然磕巴了一下，想起了我参加那场聚会的由头，是因为陆忱想利用我和她抬杠.....

吴欣悦的表情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神色，但也只是一闪而过，

「哦，我知道，就是那场高中同学聚会吧，陆忱带你去的？」

我尴尬地点点头。

「那你们.....」

「你别多想！」我抢断她的话头，「我和陆忱并没有发展成特殊的关系，你别听他之前和你乱说的。」

她愣了好几秒，旋即笑道：「我没多想呀，你别紧张嘛。」

我讪笑，「我知道他前面和你瞎掰扯过，那是为了气气你，你可别真信了。」

吴欣悦的神情比刚才自在了不少，她嘴角的笑意愈深，摇头道：「陆忱这人可太讨厌了，还是和以前一样讨厌。」

我看她嘴上说着讨厌，眼里的爱意已经满得盛不下了，心里不由一沉。我的话半真半假，真的是我和陆忱之间确实清白，假的是现在的陆忱和之前已经不一样了。

「对了清清，我俩分别那么久，都还没加过微信吧。」她掏出手机，「我来扫你，加好了，以后有机会再一起聚聚。」

「好啊好啊。」我连连点头，

「行，那我先走啦，有空联系。」

吴欣悦离开了，桌上留下了半杯咖啡。我望着杯中的褐色液体发呆。

在陆忱那晚「图谋不轨」未遂以后，我们已经小半个月没有过任何联系，我有些庆幸，还好当时脑子清醒躲开了他，不然今天面对吴欣悦，恐怕我很难坦荡。

奇怪.....我为什么一见她就怂啊？？我不禁有些生气，他俩分手那么久了，就算陆忱现在对我有点什么想法，也不算我欠她的呀！

怎么一点底气都没有！

一双手在我面前晃了晃，「诶诶，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我回过神，蓝羽洋已经在刚才吴欣悦的位子上坐下了。

「好了？」我问，

「人我都给送出门了。」

「哦哦，谈得怎么样？」

「师兄出马，没有谈不成的事情。」蓝羽洋一脸自负，「这位姜舟老师，没你说得那么难接触啊，人挺好的嘛，和我有很多志趣相投的地方，我们已经约好年底一起去滑雪了。」

我目瞪口呆，只能竖起大拇指，以表钦佩。

蓝羽洋指了指桌上那杯咖啡，「这是谁的啊？」

「哦....我一个老同学，刚刚正好碰到聊了几句。」

「女同学。」

我很惊讶，「你怎么知道？」

蓝羽洋故意在空气中嗅了嗅，「花果香调的香水，虽然已经很淡了...是年纪不大的女生，而且，你们之间好像有点不太愉快。」

「你怎么知道？」

他指了指我的脸，「我看见了，你坐那发呆的时候，表情不太高兴。」

「大哥，你这身本事哪里学来的，能不能教我两手？」

蓝羽洋一笑置之，「别，会这些可未必是好事。」

回去的路上，我翻开吴欣悦的朋友圈，她的性格还是老样子，心里有什么事情，不说出来也得发出来，手指滑动到一张一中校门的照片时停了下来，我想了想，决定向人性专家蓝羽洋讨教一二。

「老蓝，如果你有个爱了很多年的前女友，某天回过头来找你复合，可你却拒绝了，是因为已经不爱了吗？」

蓝羽洋听得摸不着头脑，「那应该是吧，爱的话为什么不接受。」

「可是，明明不久前还在为前女友失魂落魄啊，而且，为什么又会突然转而向另一个女生示好呢？」

蓝羽洋咧嘴笑了，「所以你是那个前女友，还是另一个女生？」

我：「……」

「光凭几句话的信息，我没办法给出判断，不过作为男人，我不负责任地猜测一下，」蓝羽洋还是认真思索了一下，说道：「拒绝回头的前女友，未必是心里真的放下了。而所谓的突然

向另一个人示好，也很可能不是临时起意，有时种子埋在心里，不到发芽的那天是无法察觉的。」

我静静地思考这两句话。

蓝羽洋瞅了瞅我，明知故问道：「没听说过江烨有什么藕断丝连的前女友啊？」

我翻了个白眼，不再理会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开展的日子临近了，江烨带着事务所的部分设计师为此忙得昼夜颠倒。与姜舟牵线这件事上，蓝羽洋充分发挥出了他的社交才能，不仅打开了宣发口，还通过姜舟的人脉获得了几家主流媒体的资源，这也让我过上了每天加班加点、电话不停的生活。

一天晚上，我给几家媒体发完最后的文稿后，如释重负地歪倒在沙发上。盯了一会儿天花板，我掏出手机，毫无目的地刷了刷微博，没啥可看的。又翻起朋友圈，发现乔琪又在为了某个颁奖典礼苦逼地出差加班，出于感同身受，我在她的状态下留了个哭脸。继续往下翻，蓝羽洋竟然和姜舟在一起喝酒！这货实在太能了，必须给他点个赞。

再往下翻，出现了一条吴欣悦的朋友圈——一张夜宵的照片，两个酒杯，照片描述没有文字，只有一个爱心的表情。

我心里一空，想起了偶遇那天她临走时喜悦的样子，不禁浮想联翩，手指鬼使神差地点开了陆忱的主页。

陆忱的主页空空，显示近 3 天内没有任何更新。

我自嘲地笑了一声，退出朋友圈，屏幕上退回到了我和陆忱的聊天页面，最后一条对话框标记着我们上一次聊天停留在 15 天之前。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过去我曾经设想过，一旦捅破那张纸后，我和他或许会形同陌路，但没料到的是，拒绝这场关系的人，居然是我。

人生真是充满意外。我这样想着，忽然觉得鼻子发痒，紧接着使劲打了两个喷嚏，缓过劲后，我扫了眼手机屏幕，一看之下，差点想拍死自己！

打喷嚏时手机没拿稳，手指乱触竟然不小心发了个表情包过去！

我赶紧点撤回，但很快发现，留下一条撤回记录反而更加说不清楚！

这怎么能行！冷战期间谁先说话谁就输了啊！

还来不及想对策，陆忱就在几乎 10 秒内给出了回复。

他发了一个「？」

我.....

还不知道该说什么，陆忱又紧接着发来了第二条【出来吗？】

我一愣，【出来干嘛？】

【聊聊吧】

聊聊？他要和我说什么？终于要摊牌了？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预演着各种情况和后果。可还没思考出个结论，不知手指是不是出于本能，鬼使神差地已经发送了回复。

【好】。

一小时后，我和陆忱坐在了那家之前常去的火锅店里。

老板是个中年大叔，亲自拎着水壶给我俩倒茶。「你们二位可是有日子没来了啊」

我回道：「因为陆公子的打折券用完了，老板你不知道，没有打折券他是不会轻易请我吃火锅的。」

老板嘿了一声，「等着，结账的时候我送你们一打！」

陆忱看着我，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笑。

红汤锅底微泛，空气里弥漫着鲜香麻辣的气味。陆忱拨开我伸下去夹肉的筷子，「别急，还没熟呢。」

「你怎么老这样？怕没得吃吗？」他将烫好的牛肉粒夹到我碗里，还不忘数落两句，

「我就是这样的啊，你又不是第一次知道。」

「最近忙吗」

「忙。」

「什么时候开展？」

「三天后。」

他哦了一声，不再问下去，而是继续给我夹菜。

我有点奇怪，明明是他叫我出来的，可他却几乎没吃什么，反而一个劲地在帮我涮菜。

「你怎么不吃啊？」我问，

「我吃过了。」

「吃过了你约在这里干嘛？」

陆忱抬眼看着我，吐了三个字，「你瘦了。」

「是吗？」有这样的好事？我忍不住摸脸，

「这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吧。」他语气淡淡道，又继续做起来煮菜的动作。

我哑然，确实，只要一忙起来，我总是顾不上照顾自己。

「江烨呢？他怎么不知道照顾好你？」陆忱语气里怀着一丝故意的调侃，

我辩解道：「他更忙，而且，他没有义务照顾我呀，我自己能照顾自己的好不好。」

陆忱没接话，他看了我一眼，拿起一张纸巾，伸手替我擦掉了沾在嘴角的红油。

「好了，」他眼神温柔地望着我，「气消了吧，现在可以好好聊聊了。」

陆忱看着公告栏上张贴的月考排名榜，觉得有趣。

这是他头一次从年级第一的位子上被挤下来，取他而代之的那个名字，叫江烨。

身后，密密围着看榜的学生，议论纷纷的声音响起，似乎比起自己的成绩，年级第一和第二的比分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我没看错吧？陆忱居然考了第二！」

「我的天，高中第一次月考，考神竟然下了神坛！」

「陆忱是谁啊？」

「一听你就是其他学校考进来的，一中陆神的大名都没听过。」

「那个江烨，好像以前是附中的。」

「这两人都是什么神仙啊？长得又好看，成绩又数一数二，我高中三年有奔头了！」

「嘘....你小点声，陆忱就在前面呢。」

陆忱没理会这些窃窃私语，转身走出人群。

他其实并没有特别在意年级第一被抢走这件事情，虽然有一点点挫败，但不至于为这点小事烦恼。

陆忱走向球场，在其中一个篮球架下，那个传闻中的对手正在等他。

打完球后大汗淋漓的男生们坐在地上休息，陆忱手搭在江烨肩上，说道：「兄弟技术可以啊。」

「彼此彼此，你也很强。」

「你以前是附中的？」

「是啊。」

「你成绩这么好，应该保送本校才对啊，怎么反而考出来了？」

江烨没想到他会这么问，顿了顿，答道：「我放弃了保送名额。」

「为什么？」陆忱更加好奇了，

「不为什么，就是想...想换一个环境罢了。」江烨起身，捡起地上的书包，「先走了啊。」

陆忱点点头，看着江烨走远，不禁想起来他的发小。

因为想换个环境而任性放弃保送机会的，居然不止林之清一个人。

陆忱挠了挠头，也不知道林之清在新学校过得怎样，她还真考去了全寄宿制的外国语中学，那学校出了名的严格，连手机都不让带，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

一瓶可乐被递到面前，「给。」

陆忱回过神来，吴欣悦已经在身旁坐下。

「发什么呆呢？」她问，

「没什么。」他拧开瓶盖，咕咚咕咚地喝了小半瓶。

「考得怎么样？」他问，

吴欣悦撇撇嘴，脸上的愉悦减了几分，「不怎么样呗。」

陆忱看她委屈的样子，心里生出几分怜爱，他亲昵地捏了下女孩的脸，「有什么好难过的，不懂的我教你。」

「好啊！」吴欣悦的眼睛亮了起来。

「走吧。」

球场上，人已走了大半，天空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空气里弥漫着玉兰花的香气。

陆忱顿住脚步，惊讶地低下头，看着从背后环抱住自己的那双纤细的手臂。

吴欣悦把头靠在陆忱的背上，耳朵里，能听见少年铿锵有力的心跳声。

「陆忱...」她轻声地唤道，「我们在一起吧。」

陆忱脑子一阵发懵，少女的体温清晰地从身后传递过来，温热而安宁，他怔怔地将手覆在女生的手背上，低声说：「好。」

似乎所有人都觉得他和吴欣悦应该在一起，包括林之清。

有一年暑假，陆忱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发小，她瘦了高了，五官也更精致了。他将这件事情告诉她，她听后神色淡淡，非常平静。

「你俩在一起有什么好意外的。」

陆忱挠了挠头，「是吗？怎么大家都是这个反应？」

林之清继续面色如常，「你不是早就喜欢她了么，明眼人谁看不出来。」

她又说：「既然在一起了，就认认真真在一起吧。」

陆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晚上，陆忱发现一直摆在床头的小夜灯没电了，他打开抽屉找出了两节电池。

这盏灯是在北海道时林之清送他的礼物，后来一直被安放在床头柜。

轻轻拨动底座的开关，微弱的灯光再次亮起，在墙上留下斑驳的光影。陆忱侧躺在床上，看着这盏小灯在黑夜里投出萤萤光点，像极了夏夜里一隅稀疏的星空。

其实陆忱从来没有开夜灯的习惯，只是自那次回国以后，这盏灯每晚都会亮起，他还特地囤了许多电池，以防电力随时耗尽，似乎有这点微光照映的夜晚，才能睡个好觉。

陆忱也说不清自己为何又会养成这样的习惯，或许有些事情就是顺理成章的。林之清送灯给他，他就每晚开着。吴欣悦向他表白，他自问也是喜欢对方的，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觉得他俩般配，那就更应该好好在一起。

在这个十几岁少年的眼里，万事万物都按照各自既定的轨道运转着，而运转的定律就是保持合理性，如果某件事情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只要照做即可，其他的别想太多。

但生活还是充满意外的，长久的习惯，也有被打断的一天。

那是一次球赛结束以后，扭伤脚的陆忱在队友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向场边。

吴欣悦焦急地从观众席冲下来，扶住男友的另一条胳膊。

「怎么办？要不要去医院？！」

「没什么要紧的，我回家拿药喷一喷就好了。」陆忱不以为意，一脸轻松，

「那我送你回家。」

一旁的队友见状，也不好意思继续当电灯泡，于是揶揄笑道：「忱哥，既然你有人照顾，我就先撤了。」

二人打车回去，吴欣悦扶着比自己高出一个半头的陆忱，走得摇摇晃晃。

陆忱崴着脚，又不敢把真的重量压在身旁瘦弱的女孩子身上，走得也异常辛苦。

等到终于进了家门，陆忱把一脸细汗的吴欣悦按坐在客厅沙发上。

「你休息吧，我自己能处理。」

他走进书房，从柜子里取出医药箱，拿出云南白药往已经红肿的脚踝上使劲喷了喷。

等他再次出来，客厅里却没了人影。

「欣欣？」陆忱唤了两声，却没有得到回应。

走了吗？他心下疑惑，继续朝前寻去。

再往里，陆忱发现自己的卧室门半开着，他推开了门。

「原来你在这啊，怎么不出声？」

吴欣悦背对着他，没有接话。她正弯腰端详着，摆在床头柜上的那盏剔透的灯。

「谁送你的？」她缓缓直起身，转过脸来，「这可不像你自己会买的东西。」

那是陆忱第一次见到吴欣悦发那么大的火，过去，她也时不时会和他拌嘴抬杠，闹小脾气，但从没有如此生气过。

她愤怒得眼眶发红，指着那灯，厉声质问：「她送的东西就这样好？好到你天天摆在床头，天天要用？」

陆忱觉得莫名其妙，却说不出话来。

「我送你的东西呢？为什么都被收进柜子里，为什么从来不拿出来？」

「你送的那些要是拿出来，还不被我妈发现了啊。」陆忱有些好笑，这也能是生气的理由？

吴欣悦逼近一步，咬牙问道：「那她送的东西，被发现了就没关系？」

陆忱这回真的笑了出来，「你俩能一样吗？她是我的发小啊。」

「发小...」吴欣悦脸色阴沉下来，冷哼道：「也对，发小的另一种说法，叫青梅竹马。」

说罢，她扬手一挥，那盏精致的小灯从桌上被扫落，在地板上摔得粉碎。

「如果你还想和我好好在一起，从此以后就没有青梅竹马。」

这天晚上，陆忱躺在黑暗房间里，辗转反侧。

他睡不着，或许是因为少了点光源不习惯，或许是因为白天和女朋友大吵一架后仍旧心绪难平。

那盏灯现在正静静躺在盒子里，以碎片的形态，再也不会亮起了。

黑夜里，少年在叹息，他觉得生命里一些极其美好的回忆出现了裂痕。

他花了很久的时间，去适应没有光的夜。

那时的陆忱还不知道，他会花更久的时间，去发现自己的内心，为何如此渴望黑夜里的那点光明。

从火锅店出来时，外头下起了绵绵细雨。

陆忱打起伞，陪我走在湿漉漉的夜里。

「对不起陆忱，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接受。」我坦诚道，

「我理解，归根结底，是我的问题。」

「如果不是江烨的出现，你大概永远不会反应过来吧。」，这话像在嘲笑他，也像在嘲笑我自己。

「不全是因为他。」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喜欢我的？」

「从你喝多的那次。」他轻轻抚着我的头发，「当你说出喜欢我以后，我突然非常害怕，因为我听出来，你打算放弃我了。」

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地面上，路灯的光影，化作一个个模糊的圆晕。

至单元楼下，我从伞下跳上台阶，对他笑道：「好啦，谢谢你送我回来，早点休息吧。」

转身要进门前，陆忱从背后抱住我。

他的下巴抵在我的肩膀，温热的气息轻触着我的脖颈，姿势温柔而亲密，语气却近乎哀求。

「不要放弃我，清清。」

「求你。」

片刻静止后，我轻轻握住他的手背，慢慢解开了这个怀抱。

「晚安。」我轻声说。

日子继续平稳向前。

正式开展的前一天晚上，现场准备工作已一切就绪。

「大家辛苦了，今晚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对所有人说道，

工作人员陆续离开，我留下完成最后一点收尾工作。

江烨还在另一边处理其他事情，等他的功夫，我干脆又将每个角落仔仔细细再检查一遍。

展区一切完美，我心中升起一阵大功告成之前特有的兴奋。

经过银杏园的月洞门时，我忍不住退回两步。

园中此刻夜色沉沉，树影摇曳，可树梢上，却亮起许多星星点点的暖黄色灯光。

我被这景象吸引着，一步步走到树下，仰头看见一盏盏透明的球形玻璃灯被系挂在枝干上，忽明忽暗地闪烁，像是满树鎏金在黑夜里奇迹般地结出了发光的果实。

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些灯盏的排列摆放并不是简单地起到装饰作用而已，它应该是展览设计的一环，可我记得这次的展品里

并无这项作品的相关介绍，甚至后期的宣传视频里都没有拍到过这一块，仔细回忆起来，树上的灯群是今晚才亮起的，而这块的布置是由江烨一手负责。

神神秘秘，究竟是什么呢？我突然很好奇，忍不住细细观察起来，看着看着，就有了发现——这些树上所挂的圆灯，几乎都是明灭交替，像萤火虫一样忽闪忽闪的，唯有一盏挂在近处的灯，持续地散发着光芒。

我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使劲想看看这灯有何异处。它和其他灯外形、质地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它的灯罩里嵌着一枚长方体的透明玻璃片，上面似乎还写了什么。

我努力睁大眼睛才看清，这玻璃片上刻着三个字——**叶佳宜**。

瞬间，像是有强光穿透了这三个小字直刺我的视网膜，剧烈的不适感让我下意识闭住双眼，脚后跟落地时却没抓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我惊叫着向后倒去，等待坚硬的石砖地面回以痛击，可后背却跌进了一个宽大温暖的怀抱里。我诧异地抬起头，对上了江烨满含笑意的眼眸。

「要不是我跑得快，这一跤摔下去可够惨的。」

他扶我起来后，我还有些惊魂未定。

「你没事吧，清清？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他关切地看着我，

「可能，可能是这两天休息得不太好吧。」我被看得有些慌张，借整理头发的动作回避他的目光，「这个地方，弄得还挺漂亮的嘛。」

「是吗，那就好。」他若有所思地举目望去，眼中倒映出一片交错的灯海。

我胸口有些发闷，调头快步朝园外走去，「早点走吧，明天可是最忙的一天了。」

回去的路上，江烨和我讨论了几个工作上的话题，我尽量回答，却难掩心不在焉。

「你怎么啦？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问，

「哦....就是最近睡眠不太好，有点头疼。」我随口扯了个谎，还装模作样地揉了揉脑袋。

「我先睡会儿了。」我背过身，朝着车窗的方向，闭上了眼睛。

能感觉到江烨把音响的声音调轻了许多。

我没有睡着，相反，大脑此刻异常活跃。

叶佳宜，当然是一个女生的名字，她是谁，为什么江烨要在自己最为看重首次作品展中，偷偷为她辟出一方角落。

我回忆起第一次带他们来这园子时，江烨对着银杏出神的样子，还念了句什么诗，再结合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串联在一

起，很像是在怀念某一个人。

心里腾起一股无名火。

这人究竟是谁？到底有什么情深义重的故事？

我得问个明白！

我猛地睁开眼睛，却被路边一盏强探照灯的强光狠狠扫过，片刻视线模糊后，我下意识地眨起眼睛，无意间瞥见车外后视镜中映照出的自己。

心情顿时一沉。

刹那间意识到，我能以什么立场，来寻根究底江烨藏在心底的过去呢？即使知道他喜欢我，可这份喜欢，源于一场少年时的偶遇，靠一时心动和想象维系起来的爱意本就脆弱，在之后如平行线般没有交点的十年里，如何去要求它不会有动摇的时刻呢？

在那些我不曾参与的过去里，当然要允许，会有其他人出现，会有别的故事发生。

只是，在我终于能够拒绝陆忱，终于开始试着对另一个人产生期待时，竟发现，自己或许又要立于另一个「吴欣悦」的阴影之下。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神逐渐黯淡了下去。

车停在楼下，我默不作声地解开安全带，正要打开车门。

「清清？」江烨叫停了我的动作，

我疑惑地回过头，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他有些担忧，伸手想要探探我的额头。

我轻轻向后一仰，躲过了他的手。

「「早点回吧。」

回到家，我给乔琪发微信【你认识叶佳宜吗？】

【不认识，谁啊？】

我迟疑了一会儿，在手机上写道：你之前说，江烨读书时没有喜欢的女生，确定吗？

拇指悬停在发送键的上方，犹豫不决，又将这句话反复修改了几次，最终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删除了。

乔琪都不知道的事情，难道我还要再去找蓝羽洋打听不成？

算了。我将手机扔到一边，进浴室好好洗了个澡，要将那些乱成一团的胡思乱想冲洗干净。

躺在床上，眼睛直盯着天花板，睁得圆圆的。

我撒谎了，前几天我睡得都特别好。可是今天，真的怎么也睡不着了。

我将被子拉过头顶，想强制自己快速入眠，毕竟明天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天。

可越是如此，大脑越是亢奋，我烦躁地将脸埋进枕头，辗转反侧。

越折腾，心情越坏。心情越坏，人就越清醒。

失眠焦虑地快哭时，手机却响了。

恼怒的情绪被意外打断，我疑惑地点亮屏幕，发现是江烨发来了一张图片。

看到他的名字，心里竟有点紧张，我赶紧点开消息。

那是一张用水笔简单画就的手绘，画的是一个鼻子弯弯长长，体型像小猪又像龙猫的小动物，虽然看不出是个啥，但模样倒是有点可爱。

我问【这是什么？】

【食梦貘。】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食梦貘，传说中专吃噩梦的神奇动物。

【线条很漂亮。】我评价道，作为建筑师，基本功确实过硬。

他只回了两个字：**【好梦】**

结束对话，我将这张图片保存下来，放大了反复观看。

原本沉甸甸的心，在收到画后忽然轻盈了起来。

难道食梦貘不仅吃噩梦，也能吃掉坏心情？

我胡乱想着，渐渐地，仿佛身体也飘在云端，迷迷糊糊间，睡了过去。

「……一直以来，我们的设计理念可以简单归结为一个字母：X。X 代表未知与无限可能，也是象征着质疑与批判的符号叉」

「如今，现代主义思想在建筑学中根深蒂固，甚至被主流奉为建筑师的必修课……」

台下座无虚席，偶尔有闪光灯亮起。

蓝羽洋坐在我边上，小声说：「怎么样，今天是不是超级帅？」

这句话没有主语，但指得是谁一目了然。

我没接话，只是将目光往后排乌泱泱的人头扫去。

今天的现场，任谁都无法不被台上侃侃而谈江烨吸引住。

我用胳膊肘碰了碰他，「你怎么不上去讲两句？」

「你还不知道我吗？虽然老江一直把我的名字挂上，但我主要负责 social 的，他才是团队真正的核心。」蓝羽洋用手挡住下

半张脸，用极小的声音凑到我耳边嘀咕，「你啥时候见过我画图了？」

我捂嘴偷笑，不经意抬头时，正好对上了江烨的视线。

「.....通过这种方式，将过去与未来两个无法交叠的时空并置在一起，创造能开启想象的建筑空间.....」

他淡定地继续着演讲，只是用旁人难以察觉的方式，故意看了我几眼。

我立刻挺直腰板，正襟危坐，双手老老实实放在膝盖上，像个认真听讲的好好学生。接着，我敏锐捕捉到了江烨嘴角边，那一丝隐忍的笑意。

就好像学生时代，瞒着一教室的人，偷偷在座位底下传纸条一样，只有彼此才能体察到的默契。

今天风和日丽，丰盛的自助午餐被安排在了老宅南边的玻璃花房里。第一天的开展仪式，主要邀请媒体与业内相关人士参加，由于江烨上午的开展演讲过于精彩，此刻他身边已被各路人马围得水泄不通。

蓝羽洋也好不容易从人堆里挤了出来。

我朝他招招手，桌上早已摆着备好了食物的餐盘。蓝羽洋也不太顾得上形象，匆匆忙忙地端起水杯咕咚咕咚喝了个见底。

「我去，聊天聊到我嗓子都冒烟了！」他咳了几下，「我一话痨都招架不住今天的架势。」

「今天的效果特别好。」我夸赞道，

「那是，老江那口才，以前在学校里每次汇报方案的时候，老外教授都回回夸他。」只要一说起江烨的辉煌事迹，蓝羽洋就兴奋得像在夸自己一样，「不过还得多亏有林妹妹，这个人情哥哥忘不了！」

「算了吧，我看你和江烨才是真爱。」

蓝羽洋连着「诶哟哟」了好几声，「妹妹，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今天现场这么多媒体，要是被哪个不怀好意地听了，回去编排我俩咋办？而且，」他压低了声音，故作谨慎道：「你也知道哥哥情史丰富，万一被扒了出来，江湖上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我没兴趣理会他的凡尔赛，却被「情史」二字一提点，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那个名字。

犹豫再三，我硬着头皮开口：「老蓝，你和江烨认识那么久了，你们彼此都很了解吧？」

「不能说很了解，只能说，门儿清。」

「哦.....那你知道叶————」

「羽洋，找你好半天了。」清脆的女声打断了我的话，

我和老蓝一齐抬头，看见一身飒爽黑衣的姜舟走来。

姜舟伸出手向我打招呼，「今天要特地来和你说声抱歉，之清。如果没有你的一再坚持，我就错过了这场非常惊艳的展出。」

我赶紧握住她的手，「能争取到你是我们的荣幸，姜老师！」，心里却在嘀咕，蓝羽洋到底是耍了什么手段？要不是我以前亲自接触过姜舟，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还是那个声名在外的女魔头。

姜舟居然非常温柔地对我一笑，「以后有机会，还要再合作。」

我连连点头。

她有事要和老蓝商谈，于是我借故走开了。

南方的初冬来得不明显，至少在气温上，还能再享受一段时间尚且温和的天气，但生长在室外的花木大多不再鲜艳，不过偌大的花房里，各种精巧的植物正在娇滴滴地生长着。阳光穿透玻璃屋面直直地洒下，每个人身上都泛着淡淡的晕晖。

室内温暖如春，恍若白日催化出的迷离梦境。

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旁观着所有的热闹。

而处于人潮漩涡中心的江烨，正从容不迫地应酬着身边涨潮般迎上来的交际者，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此刻盈室的日光不是来自于天空中那颗燃烧亿万年的恒星，而是来自于他。

无可否认，他的才华，终有一日会让他成为某片星系中央不熄的太阳。

我垂下眼，低头拨弄起墙角边一盆绿植的叶子。

这样耀眼的人，究竟为什么，喜欢我呢？

第二次见他时，我就生出过这样的疑问，只不过在当时，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念头而已。

可不知何时起，这个问号变得重了，它压在我的心口，使我不停下坠，让我慢慢意识到，其实江烨，才本该是那个被追赶的人。

或许该庆幸刚才的询问被打断了，因为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个答案，如果时间往前推一点，那时的我应该会毫无顾虑地亲口去问江烨，可是现在.....胆子好像没那么大了啊.....

我自嘲般扯了扯嘴角，心想，林之清，你怎么老碰到这种情况啊？

算了，以后有机会再问他吧，不过，以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再次抬起头，在凝视着人群中那个瞩目的背影。

毕竟我们之间的合作，马上就要结束了。

之后几天的展出进行得非常顺利，项目渐渐走向尾声，我也时常被老板叫回公司，准备接手新的工作。

江烨变得更加忙碌，经日不见人影，老蓝说，他因为工作连续几天辗转多个城市。

有时，我会在夜深时收到他的信息，告诉我他去了哪里，见到了什么人什么风景，而我时常撑不住困意，还没回复就呼呼睡着了。

在公司时，岁岁问我，那个又帅又狠的好朋友最近怎么不来啦？我说，也许就在我俩聊天的时候，他正坐着飞机从头顶飞过呢。

展出的最后一天，江烨还是没能回来。闭馆后，我组织工作人员动手收拾现场。

物品被一件一件收进纸箱，墙上的标签与贴纸被一点点撕去，我时常觉得策展就像导演一段华美而短暂的梦，结束时除了回忆，什么也不会留下。

室内收得差不多了，一名工作人员搬着梯子走过，

我叫住他，「你去哪？」

「我去把银杏树上的灯摘了。」

我站起身，「一个人弄不了，我帮你一块。」

他爬上梯子，取下一串串长长的灯带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放进大纸箱里。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展品里没见过呀？」我问，

「我也不知道，是焊工自己弄的，别说，看着还挺有意境的。」

他将那盏特殊的灯取下来时，并没有发现其中的玄机。我默然接下，又看了看，随口问道：「这些东西，打算怎么处理？」

「放到外面的仓库里去咯，不然多占地方啊。」他不以为意，

我「哦」了一声，不再多言。

装好所有货物后，卡车缓缓驶出巷口。

老宅古旧的大门怦然闭合，一场盛事平淡落幕。

和众人告别，我踏着青石板上的月光，慢悠悠地朝前走去。

一对母子从我身旁经过，母亲穿着款式普通的外套，身材有些臃肿，正在大声地唠叨着。儿子比母亲高出半个头，身材细瘦，拉耸脑袋不耐烦地听着，像垂着头的麦穗。二人一前一后地走，直到路边有一扇门开启又关上，那声音才渐渐听不到了。

我从包里掏出那个圆形的玻璃灯——刚才收拾时，我偷偷从灯带上取了下来。

上次它被挂得太高了，只能瞥见几个字，拿在手里才能看清完整的内容。

【叶佳宜 1969 - 2013】

连续出差两个礼拜的乔琪回来了，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地敲开我家的门。

「你怎么来了？」我惊道，

「清姐，做饭没？我快饿死了....」她看起来很累，目光涣散神情呆滞，像个阿飘一样径直往屋里游，「能在你这住两天吗，可真羡慕你的工作年前就能收尾，我实在是——」

直到她看见客厅里坐着的那个人，脸上的疲倦忽然一扫而光，两眼炯炯，语气不亚于见鬼，

「你！你！你怎么在这？？！」

吴欣悦端坐在沙发上，样子和顺温柔，「怎么了琪琪，我吓到你了？」

我赶紧上前拽了把目瞪口呆的乔琪，对吴欣悦满脸堆笑道：

「老乔一激动就这样！那什么，我带她去把东西放好，失陪一下哈...」

说着，一边推着乔琪往卧室走，一边招呼吴欣悦自己倒茶喝。

待到房门轻轻关上，我俩同时长舒一口气。

「她在这干嘛？」乔琪做贼似地压低了声音问，

「叙旧呗。」

「啊？你俩的『旧』，那不就是....」

我将行李暂置一旁，示意她打住，「咱俩先出去，一会儿再说。」，就推着她往门口走，

乔琪拉过我的手，忧心道：「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不知道，刚刚看到她的时候，我这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

我将另一只手也紧紧与她握在一起，「你不知道，刚刚你敲门的时候，我这心里也猛得咯噔了一下，」

「我真怕一开门见到的是陆忱！」

三个人坐在客厅里，面面相觑。

「那什么，刚才不好意思哈，我一进门看见老同学我实在太太...惊喜了...情绪一下子没收住，你别介意哈。」乔琪心虚地解释道，

「哪会啊，我们也真是好几年没见了。」吴欣悦保持着大方得体的笑容，「刚才我还在和清清聊以前读书时的事情呢，唉，以前多好，真叫人怀念。」

「那倒是，在学校的日子才是好日子，只是那会儿年纪小，根本不懂。」刚刚结束奔波的乔琪也有感而发，

「可不吗，尤其是兜兜转转以后，才慢慢发现...」吴欣悦拿起桌上的茶杯，也不喝，而是捧在手中仔仔细细地端详，仿佛能从剔透的玻璃里看出花来，「那些真正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是最值得珍惜的。」

说罢，她转过头看向我，笑得极为灿烂，「所以我最羡慕林之清，多少年了，从前的朋友还是一直陪在身边。」

乔琪哑然，她默默端起杯子喝水，顺便向我投了个意味深长的目光。

我当然听得明白，这一下午，拐弯抹角地不就为了说这件事嘛.....

「时间不早了，你们还有事，我就不多打扰了，下次有空再约哈。」吴欣悦起身告辞，我送她到门口，临走时，她似乎又想起什么，对我道：「对了清清，你知道今年清鸣山有跨年活动吗？我和陆忱也提过，要不到时候大家一块儿去？」

我：「行啊...不过我还得确认一下年底的工作安排...」

她挑眉：「那天是放假啦，而且我刚刚听到乔琪说，你年前工作都收尾了？」

我：「好,一定一定！」

「她今天是来试探你的？」吴欣悦一走，乔琪的八卦之魂再也压制不住了，

「不然呢，我和她能有多少旧可叙。」，说实话，吴欣悦今天的造访让我有些不舒服。

「她和陆忱现在怎么样了？」

「拖着呗。」我拿起手机，正思考该点哪家外卖好，「陆忱不就这样吗，拖泥带水，藕断丝连。」

「啊.....」乔琪叫道，「其实我印象里陆忱还是挺专一的.....你不知道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他也算模范男友，多少女生羡慕吴欣悦.....」

「你到底是站谁的啊？」我忍不住打断，

「我站不站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选择。」她摆出一副人生导师的样子，捏腔拿调道：「是江烨也好，选陆忱也罢，一定要学会倾听自己的内心，懂不懂？话说回来，你真是小说女主角的命格，桃花运一来就来得这么旺！一边是精英男神，一边是青梅竹马，不枉单身二十多年啊，林之清，原来你的福气在后头呢！」

我狠狠白了她一眼，「那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要不起，我不想被吴欣悦追杀到家里。」

我一跃而起，抄起只抱枕就朝她猛扑去，「姓乔的，看我今天不撕了你！」

就在扭打吵闹之际，门铃响了。

「是不是外卖到啦？」乔琪眼睛一亮，

我疑惑地朝门口走去，「不对吧，我还没下单呢。」

门刚打开，陆忱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屋里。

我呆愣地看着他泰然自若地和乔琪打了个招呼，将手里拎着的提袋放到餐桌上，又极其顺手地把桌上堆放的几个空快递盒给收拾了。

那动作，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像是在他自己家里一样。

「你...你怎么来了？」我问道，

「你妈妈不是说要给你带些点心吗？正巧我今天回家一趟，顺便一起带过来了。」说着，他就从袋子里拿出几个包装盒，
「先给你放冰箱了，记得吃。」

「且慢！」乔琪喊道，「忱哥，我们还没吃晚饭，不如先拿来垫垫肚子吧！」

陆忱嘴边勾起一抹浅笑，又从袋子里掏出几个保温饭盒摆在桌上，「晚饭我也带过来了。」

如果有一天，我和陆忱的关系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唯一能让我回心转意保留最后一点情面的牵绊，必然是陆妈做的饭菜。

如果早知今天能吃到陆妈的饭，我肯定不会让乔琪这货在家里留宿。当最后那块糖醋排骨被她一筷子果断夹走时，我愤愤地这样想。

耳旁听到一声轻笑，我眼光转动，就见坐在对面的陆忱，正单手托着下巴，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看着我。

我被看得浑身不自在，「你看我干嘛？转过去！」

陆忱挑了挑眉，眼神更加深邃，「我不。」

「你这样看我我吃不下饭！」

「那你别吃咯，」他把饭盒往边上推了推，「来，乔琪多吃点。」

乔琪默默放下筷子：「……，我吃饱了。」

「我们吃好了，你回去吧，谢谢你跑一趟。」我将饭盒一个个收好，对他下了逐客令。

陆忱却从我手里拿回饭盒，装进原来的袋子里，「我洗吧，洗完了正好带回去。」

「哟...」一向不嫌事大的乔琪又看起了热闹，「忱哥，这让清清怎么好意思呢。」

我当即瞪了她一眼，陆忱则笑道：「她那脸皮，还有不好意思这一说？」

还没来得及怼回去，突然，一只手揽过我的肩膀，直把我勾到怀里去。

我的脸几乎要贴上陆忱的胸膛，他的体温顺着柔软的衣服面料传导过来。

「林之清，送我下楼。」他就这样勾着我，大摇大摆地出了门。

电梯里，我总算推开了他。

「你干嘛啊！」我抗议着闪退到角落，

陆忱不恼，只是恶作剧得逞了一般地笑。

「都送你到车门口了，走了啊。」刚转身，手腕却被有力地拉住，这一次，我结结实实地撞进了陆忱的怀抱。

陆忱从不用香氛，他的衣服上永远有阳光晒过后留下的香气，这气味汹涌而来，让我大脑直接空白了好几秒。回过神来，我试图挣开，却发现这次他居然抱得那样紧，丝毫不给逃脱的余地。

这姿势，已经不能说暧昧，而是像极了真正的情侣。

「放手。」我低声道，

「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他也压低了声音，语气却是从没有过的认真与坚定，伸出手，温柔地梳理着我的头发，「清清，这样不好吗？」

霎时宛如有电流沿着指尖触碰的轨迹流经全身，我仿佛瞬间被抽去了所有力气，只剩具努力支撑自己站立的躯壳。内心天人交战，我害怕离得这样近，陆忱会听见我如鹿乱撞般剧烈的心跳声，害怕他能从我滚烫的肌肤中感受到我的犹豫不决——即便占据绝大部分的理性告诉我要离他越远越好，可仍有几分冲动在引诱我就此沉溺。

那些声音在说，他是你的青梅竹马，你年少时就爱着的人.....你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这样不好吗？

不好吗？

青梅竹马...少年之爱.....

.....「那些真正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是最值得珍惜的。」

心底忽然裂开一道缝，缝隙越来越大，寒气从幽深的谷底冒出，那些躁动的、炙热的、不安的火苗被瞬间冰封，理智在这一刻彻底觉醒。

我不再挣扎，而是抬起头，直视他深邃的双眸。

「吴欣悦今天来找过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冰冷、平静，「你觉得她为什么要来？」

这句话显然让陆忱猝不及防，他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在听到那个名字时，他抱紧我的双臂已经下意识松开了。

我看着他缓缓垂下的手，不禁冷笑。

陆忱像是忽然输了，一败涂地，他颓然地低下头，沉默了几秒，轻声说道：「清清，再给我点时间。」

我理了理被扯乱的衣服，顿时觉得过于可笑，转身不再看他，

「我已经给过足够多的时间了，陆忱，我也会有不想再等的一天。」

.....

乔琪笑得在我床上直打滚，「什么？搞了半天，叶佳宜是长辈啊！哈哈哈哈哈哈你居然紧张了半天！」

我作势要去捂住她的嘴，「你敢说出去，就绝交！」

「不说不说，一个字都不说！」她伸出三根指头保证道，「诶，不过陆忱今天也真是表现得够明显的，你俩在楼下干啥呢，呆了那么久。」

我胡乱搪塞道：「没什么，就是说了些爸妈的事情。」

「陆忱现在攻势这么强劲，江烨知道吗？」她好奇地问，

「江烨？他出差出得比你还久，还是在那种信号很差的山里。不过呢，也快回来了。」

「哦？」乔琪一脸吃瓜相地靠近，「意思是虽然合作结束了，但你们还是天天有互动咯？」

我拿起枕头，将她的脸怼开，「睡觉去！」

乔琪接过枕头，舒服地躺下，忽然拿起床头柜摆着的一幅小画，「诶？这是什么？以前都没见过。」

「没文化，这叫食梦貘。」

「你说食梦貘我就知道了。你画的啊？」

「你猜。」

「肯定是你自己画的，不然哪会这么用心加一个小画框。」她笃定道。

关了灯，身旁已经传来乔琪均匀的呼吸声。我侧身躺着，望着窗帘缝里透出的一点点路灯光。

今晚发生的事情，其实足以让我辗转反侧，可我内心此刻却无比平和，心境有如夜色中的灯光一样，清透明亮。

我闭上眼，试着放空大脑，居然很快就沉沉睡去。

摆在一旁的那张手绘画，最初只是画在普通白纸上的简笔手绘，江烨临走前再交给我时，已经是重新在专业画纸上细细勾勒的水粉画了。

「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好梦常伴的意思。」他如是说。

「乔，你还好吗？」我站在卫生间门口问，

过了一会儿，里头终于传出冲水的声音，乔琪佝着身子虚弱地走了出来。我赶紧扶她到沙发上坐下，递了杯热水。

老乔不知怎的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了两天，折腾得脸色惨白，浑身乏力。

「我请假，陪你去医院吧！」我劝道，

「不去...不用去医院，」她瘫倚在沙发上，眼皮都睁不开，「我以前食物中毒也这样，拉完吐完就好了，没必要去医院。」

她从小就怕进医院，这我是知道的。

「那好吧，白粥在锅里，你等会儿记得喝。」，我拿来一条毯子给她盖上，「我上班去了，有事打电话。」

她裹紧身上的绒毯，依旧闭着眼，微弱地「嗯」了一声。

上午，我正在电脑前敲敲打打，一双踩着恨天高的长腿踩着节奏走近，在我身侧停住。

我抬起头，「有事？」

Linda 粉面含春，娉婷地靠着桌沿，举起手机对我笑道：「没想到你的小哥哥居然这么有来头，之清妹妹，眼光不错哦。」

屏幕上，赫然是一张江烨的照片，配以知名青年建筑师的标题。

「朋友而已啦，你别想多。」，一想到她那张大嘴，我赶紧否认，毕竟和江烨的关系也没有进一步发展，可别节外生枝。

Linda 拉过一张椅子紧挨着我坐下，浓郁的香水气浪瞬间灌入我的鼻腔，「怎么还是朋友？他不是在追你吗？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额.....」

Linda：「你不喜欢他？」

我：「.....」

Linda：「我知道了，你喜欢的是另外那个男生！」

「才没有！」我立刻反驳，「怎么我就非得选一个吗？我喜欢自己一个人不行啊？」

Linda 看傻子似的看着我，寻思了一会儿，忽而换上一副十分理解的表情，低下头叹道：「唉，也是，这帅哥好看是好看，但太好看了也不省心。你想，他长那样，事业又好，得招多少人虎视眈眈啊，远的不说，光前女友就来不及应付，到头来心累的还是你。」

她伸手抚了抚我的背，一脸同病相怜的样子，「我有个前男友就是这样的，我本以为遇到了对的人，谁知道他心里还有个暗恋了很多年的白月光，跟演狗血电视剧似的.....这种事情就算一时能说服自己，日子久了只会越来越膈应.....算了，不提也罢，记住了妹妹，找男人要擦亮眼。」

作为八卦王没挖到新料，还自爆了陈年往事，估计连她自己也预料不到。不痛不痒地聊了几句后，她顿感无趣，又踩着高跟鞋娉婷地走远了。

我继续坐在电脑前，手指仍保持着要敲击键盘的姿势，可许是被浓重的香水味熏晕了头，半天竟一个字也写不出。

Linda 刚刚那一通闲话，像是从无形中伸出的一只手，将这些天来我刻意回避的心事上掩着的遮布一把扯下。

她说的很对，没有谁能真的忍受伴侣心中还为别人留有一席之地，无论我曾经多么喜欢陆忱，最终，还是无法对他与吴欣悦的纠葛作出妥协。

那江烨呢，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我？他与我相遇的每个节点里，都有陆忱的影子。

就算他现在可以置一切于不顾，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选择性忽视，那么未来呢？当感性逐渐沉淀，他是否能真的相信，彼此牵绊了十多年的两个人，会在各自往后的感情生活里彻底失去痕迹？

这也是为什么，在他表白以后，我下意识地迟迟不敢继续靠近的原因。

我怕一场好梦，最终还是碎成一地残片。

电脑屏幕上，微信图标在工具栏里闪烁，我点开对话框。

【终于出山了，下午的飞机回。最近可好？】

是他。

我回道【都好，一路平安。】

阳光透过玻璃幕墙暖洋洋地淌泻进来，一盆盆绿植被浸润得闪闪发光。

今天是个好天气。

关掉聊天框，我继续噼里啪啦地在屏幕上组织语句。

也许总要找机会，和他好好谈谈。

傍晚回家时，乔琪仍和早上出门前一样躺在沙发上哼哼唧唧。

锅里的粥纹丝不动，「老乔，你一天没吃东西啊？」我惊讶地合上锅盖，

「...没胃口，啥都不想吃.....」她依旧弱弱道，「哎哟..肚子疼了一天...」

我蹲在一旁，握起她的手，认真说：「这样不行，我带你去医院吧。」

乔琪又呻吟了两句，终于松口，「明天吧，明天早上还这样，我就乖乖上医院。」

我点点头，「好。」，然后扶着她回床上休息。

我把粥又加热了一遍，端进屋放在床头，乔琪迷迷糊糊地又睡了，额头上一层密密的虚汗。

明天不管怎样都得拖她去医院。我心想，随即掏出手机，直接和公司请了一天假。

晚上八点，我正在收拾客厅，手机响了起来。

接起电话，江烨的声音从另一头传来。

「我出机场了，在回市区的路上。」他说。

我竟有一时恍惚，才发觉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了。

「挺快啊。」

「快吗？我觉得这是出过的所有差里，时间过得最慢的一次。」

「工作太累了？」

「累，不仅要工作，心里还总在想着一个人，实在度日如年。」

心忽然漏跳了一拍，一阵热意像藤蔓，从脖颈攀爬上脸颊。我慌乱地转身，像是怕此刻的羞色被谁暗中窥去了，抬眼看见窗面上映出自己的模样，嘴角挂着不自知的笑意。

「其实是因为山里没网没信号吧。」我故意抬杠，「如果是设施齐全的度假海岛，我打赌你绝对不想着急回来。」

他在那头笑了起来，「你喜欢海岛吗？」

「谁不喜欢海岛呢？」

「那我以后可要多接一些海岛酒店项目，到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尽管提，一定尽力保证落地。」

我也忍不住笑出声，「万一甲方不接受的我的想法怎么办？」

「这就交给我，让甲方接受方案是我的专长。」

「林之清。」他忽然认真地念出我的名字，「这一趟可真久，我已经十八天没有听过你的声音了。」

我没有出声，静静地听他说话。

「你知道吗，这次去的地方，虽然条件差些，但山清水秀，美得摄人心魄。山里的夜色很纯粹，每个夜晚都能看到璀璨的星河，而到了早上，又是晨雾缭绕，碧江奔流，像仙境一样。」

「那会儿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你也在，就好了。」

他的声音温柔而向往，一字一字轻柔得像片片羽毛落在心里，却有地动山摇般的力量。

如果你也在，就好了...

我感到心在震颤，有哭意堵在喉咙口。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听到他的声音，总有一股想哭的冲动。

努力平复着心绪，我艰难地说道：「...江烨,我——」

就在这时，卧室里突然传来一声重响，我被吓了一跳，紧接着，就听见乔琪痛苦的声音，

「林之清.....救我！我快死了！」

我慌张地放下手机，甚至来不及和江烨交待什么，箭步冲进房间。

乔琪蜷缩在地板上，五官因痛楚而扭曲在一起。

「怎么会这样！」我惊叫着抱住她，心中大乱，

「好痛，我快痛死了！」

「我送你去医院！」我试图扶她坐起来，却无济于事。

「你坚持一下，我叫救护车！」我冲回客厅拿起手机，发现江烨打了好几个未接电话，也来不及和他解释，就急急忙忙拨通了 120。

在病房里，我见到了匆匆赶来的江烨。

挂上止痛药的乔琪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安逸，已经深深睡去。为了不打扰她休息，我们回到了外面的走廊上。

大半个月不见，江烨似乎瘦了一些，五官棱角愈加分明，大约是山林里不太晒得到太阳的缘故，原本健康的肤色白皙了不少，下巴长出了淡淡的胡青，多了几分成熟男人的味道。

我们并排坐在长椅上。

「真没想到，回来后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会在医院。」

「是啊，原本的设想里，我起码要收拾一下再来见你。」江烨自嘲地摸了摸胡茬，

「你有胡子，还挺好看的。」

「她怎么样了？」

「急性阑尾炎，手术安排在明天早上。」

「通知家人了？」

「通知了，她父母一会儿就到。其实你不用特意赶过来，你该回去好好休息的。」

「不来看看你，我不放心。」他注视着我，「肯定吓坏了吧？」

「嗯，确实。」

「但你处理得挺及时的，做得很好哦。」

我无奈地笑道：「怎么感觉像在表扬小朋友？」

「你就是小朋友啊。」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满的宠溺，

我被看得不好意思，连忙转头向别处张望，虽然此刻，医院走廊上空空荡荡的，只有我和他。

一小时后，乔琪的父母赶到医院，我陪了他们一会儿，见没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了，便告辞。

乔琪妈妈送我们到电梯口时，紧紧拉着我的手，「清清啊，多亏有你在，不然她可要有苦头吃了。」

「阿姨，乔琪是我最好的朋友，照顾她是我应该做的。」

「哎，有你们这些朋友在，我真是放心多了。」她看着我，又看了看一旁的江烨，满脸欣慰，「什么时候乔琪也能像你找到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我就更放心了。」

「额...我.....」我一时不知如何解释，江烨却抢过话头，「阿姨放心，我以后多加留意，争取帮乔琪也找到一个靠谱的男朋友。」，他说「也」字的时候，故意加重了语气。乔琪妈妈听得眉开眼笑，「好的呀！这个任务阿姨就交给你们了噢！」

电梯里，我忍不住用怪异的眼神看他。

「怎么了？」他却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明知故问。

我输了，好像真的拿他没办法。

上了车才发现时间已经快到零点了。

「你明天还有工作要处理吧？刚刚真该让你早点走的！」我懊悔道，想到他前脚刚出机场后脚就进医院陪我到午夜，心里很

是过意不去。

「没事，熬夜对设计师而言是家常便饭。」他安慰我道，「况且大半夜的，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我低下头，不再说话。

深夜，喧闹的都市换了另一副样子，街巷静悄悄的，变得比白天更宽敞空阔。城市的夜晚不是黑色的，昏黄的路灯、闪烁的霓虹，还有像发光巨塔一样永不熄灭的高耸建筑，都是夜的一部分。

穿行在这片寂寂的风景里，那些往日安静躺在心里种子，容易在不经意间破土生长。

「江烨。」

「嗯？」

「你想知道我和陆忱之间的事情吗？」

「我不愿意。」

「好！好！你这孩子我就知....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愿，意。」我把每个字都重重读了一遍，从父母的表情来看，就像这四个字变成了实体，狠狠砸在了他们脸上。

「你...你不喜欢陆忱了？」我妈惊道，

「我为什么喜欢陆忱？」

我妈和我爸互看一眼，神情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你从小就喜欢他，以为当妈的看不出来？」

「我.....」

妈妈挤过来坐下，掰过我的肩膀，认真道：「清清，其实我们两家的父母，早就盼着能结成一家了，以前觉得年轻人应该恋爱自由，一直忍着没干涉。现在你们也老大不小了，还都是单着.....你也别和妈不好意思，我看你俩平时相处啊，就是有点...那什么的意思！」

「那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哭笑不得，「妈，别费劲了，你们做过调查了吗，你觉得陆忱能同意这事？」

「原来你担心的是这个呀！」我妈以为终于探到了问题的症结，和我爸来了个了然于心的相视一笑，「女儿，你听我说，晚饭的时候陆忱他妈已经问过了，她问'你看清清这姑娘怎么样？'陆忱说『清清很好』，她又问'那让你俩在一块怎么样？」

「他怎么说的？」

「他笑了一下，没直接回答，后来有事出去了。」

还真是符合他的性格，我心里感慨，随即提高声音，「这不就是不愿意嘛！」

我妈却扑哧一下笑得直拍大腿，「傻丫头！以他的性格，要是不愿意早就喊出来了，不说话代表默认啊！陆忱他妈要是这点把握都没有，能火急火燎地打电话过来嘛！男孩子也会不好意思的，你爸爸当年不也是——」

「诶诶，别扯开话题啊。」一听到自己快被爆料，我爸立刻跳了出来，「清清，现在话也说开了，你给我们个准话，这事能不能定？」

「你还犹豫什么呐！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又彼此了解，打着灯笼都难找到这么好的姻缘！」妈妈急得仿佛要随时替我答应似的。

我忍不住笑了，笑得前仰后合，在他们困惑的注视下，好不容易平复了一会儿，抹着眼角笑出来的泪，说：「爸妈，我和陆忱，更适合当朋友。」

「为什么啊？」他俩异口同声，

「因为陆忱心里有更喜欢的人。」我收起笑容，正色道：「我嫁给了青梅竹马，但他的心上人不是我，这样的结局，是你们愿意看到的？」

「第一次上门拜访，总不能空着手来，所以带了礼物。」陆忱扬了扬手里的一瓶红酒。

「进吧。」江烨侧过身，

江烨的家是个复式楼房，主色调是灰、白和木色，比陆忱想象中要更温暖亲和。

南面，有面巨大的落地窗，白日里能从这看到绝佳的湖景。

二人在窗边席地而坐，醒好的红酒，被分别倒入各自的杯中。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她的？」陆忱问，「是在那次同学会上？或是更早？」

「应该说，是十年前。」

「十年前？」

「恩，初二那年，暑假。我第一见到她时，在附中。」

陆忱捻捻着回忆，脑海中回放着那个夏天的种种片段。

「那朵花，是你送的？」这个问句毫无预兆地脱口而出，关于那段日子，明明有太多鲜活的记忆，可不知为何，人群中穿着白裙手握玫瑰的少女林之清的形象，总是翩然出现在眼前。

「她告诉你了？」

「不，」陆忱摇摇头，「我亲眼看到的。」

「后来我有想过，如果那天没有因为其他事情而爽约，如果我能如约而至，如果我上去叫住她而不是放任擦肩而过，会不会今天的结局就不一样了。」

「也许吧。」江烨平静道，「但我猜想，至少在几个月之前，她在你心里的份量是不足以和吴欣悦相比的。」

陆忱默然，他偏头看向窗外，宽阔的湖水像一面巨大幽深的黑镜子，波荡的水面上，投映着零零散散的霓虹光，让他想起十年前漂浮在洞爷湖上，碎金般的月光。

「你呢？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江烨反问，

陆忱想了想，「从，她亲口说出喜欢我后。」

江烨皱了皱眉头，却也没说什么。

「同学聚会那晚，她喝多了，又哭又笑，我要扶她回家，她却扯住我的衣领，说出了那四个字。」

「刚开始，我只是惊讶而已，可内心在经历过前所未有的震荡之后，居然渐渐生出一种欣喜，就像一株疯长的植物，忽然在心底越扎越深，枝叶疾速地成长、开花，心脏被填塞得满满的，几乎快被撑开。」

「你说得没错，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把和她的关系往那方面考虑过，或许她的分寸感把握得太好了，从不逾矩。」

「在那之后，说我占有欲作祟也罢，后知后觉也罢，习惯了随时都能找到她的日子，突然不敢想象，有一天她也会离开，尤其是，在你出现以后。」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那吴欣悦又是怎么回事？」江烨冷静道，

陆忱垂下头，身体倾靠在窗面，玻璃投映出他的另一个镜像，同样被纠结与挣扎紧紧裹缚。

「她为了我和男朋友分手，我也拒绝过她，可是彻底放下一个人哪有这么简单……我在努力，如果清清能再给我些时间，只是……」

江烨没接话，他慢慢起身，将地上的酒杯收走，再回来时，手里拎着两瓶水。

他将其中一瓶抛向陆忱，后者默契地接住。这一刻，竟有种光阴倒退回少年时的感觉，好像两人并非置身于高楼居室，而是坐在学校的球场边，在经过一场较量赛后，靠坐一处喝水休息。

「看那边。」江烨指着一个方向，陆忱顺势看过去，见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幅画。

那是一幅半人高的油画，墙上特意安装了射灯，柔和的光线均匀地铺洒其上，画面莹莹点点，似是一片朦胧的星光。

有什么念头在陆忱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却没有抓住，于是起身朝画走去。

画上的内容越来越清晰，陆忱终于看清了，那背景原来是一片树林，枝叶横生，星影交错。

「这是？」

「如果你当初选择履行约定，今天，这幅画就不会出现在这了。」江烨在他身后，平静地说道。「前两天，清清把你们之间的往事完完整整地说给我听了，虽然有点难受，但我很高兴，她愿意主动告诉我一切。」

「这幅画，其实是她画给你的，还记得带她去看萤火虫的那一天吗？」

「我....当然记得.....」

「刚才一直是你在说，现在也该轮到我了。」

江烨朝前跨了一步，与陆忱肩并肩站在画前，伸手轻触着木质边框，这幅油画像是被偷偷带走的一角夏天，他只要微微触碰，就会一点一点陷入进温柔的回忆里。

「我还记得，那天附中的活动特别多，我上午在学校参加集训，下午就被老师临时拉去一个画展当志愿者，原本是多百无聊赖的一天，直到我无意间看到一个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长发如墨，静静地站在这幅画前。」

「展馆的天花板上有扇斜开的天窗，有工人正在屋顶检修，刚好打开了天窗，而她又刚好站在了那块四四方方的光影中央，不偏不倚，那一刻，场馆里的其他一切都沦为灰蒙的背景，唯有她被日光描画，耀眼夺目。」

「直到那道日光再次被关上，我都无法回过神来，那种感觉，难以描述。」

「整个下午，我就在一旁偷偷关注她，她应该是在等人。一开始，她心情尚好，慢慢地，神情有些焦虑，再后来，有些落寞。直到她在原地打完电话以后，情绪似乎跌入了谷底，从一幅明朗的画作变成了忧伤的雕塑，一动不动地坐在台阶上发呆。」

「我鼓起勇气想去安慰她，却束手无策。接着，我想起隔壁的多媒体厅有一场讲座刚刚结束，于是我快速地冲过去，抢在场地清理之前从摆放的花篮里抓了一大把鲜花。」

「我谎称花是参观画展附送的，递给她一朵玫瑰。但她不知道的是，为了能让她收下，我抱着花挨个送遍了整个展厅的人。」

「其实我也什么都不懂，以为女孩子都是喜欢花的，我只是希望她能高兴一些，但很可惜，在她的难过面前，一切都于事无补。」

「那个女孩走出大门后，就消失在了人海里。展出结束，这幅画一直没人来领，为了不让它被扔在仓库里蒙尘，我只能顶着大太阳，独自搬回家。」

「关于她的信息，我只知道姓名和学校，其他一无所获。我记得你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放弃附中的保送资格来考一中，这就是答案。」

「陆忱，原本那句表白，你会提前十年听到，她给过你足够多的机会，也付出了足够长的时间，她现在不想等了，希望你能理解。」

沉默，如一潭死水，吞没这一方空间，陆忱感到溺水般的窒息包裹着自己，直到一阵刺耳的闹铃声，如利刃般划破了凝滞的氛围，重新流动起来的空气才再次让他得以呼吸。

「差点忘了，我十点有个视频会。」江烨拿起手机，关掉铃声。

「那，不打扰你了。」

送客到门口，江烨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

「对了，吴欣悦的邀约，你知道吗？」

陆忱茫然，「什么邀约？」

「哦，也没什么，总之请你转告她，清鸣山的那个活动听起来很不错，所以我会自己带清清去的，就不劳她费心。」

陆忱并不清楚前因后果，但也大致猜到，一时哑然，随后无力地笑了笑，「好，我会转告她的，你知道她那性格总是有点.....算了」，他又伸出手，重重拍在江烨的肩膀，「以后，替我照顾好林之清。」

「我会的，」江烨说，「但不是替你，照顾好她是我的责任。」

陆忱回到家中，经过客厅时，母亲正在打电话。

「清清真是这么说的?.....唉，年轻人的事情，我们早都看不透了.....罢了罢了，只能说缘分不到吧.....我只是可惜,可惜我家那小

子没福气.....」

陆母挂了电话，对着窗外长叹一口气，转回身，恰巧对上陆忱的视线。

「儿子，那件事情.....」

「妈，算了。」陆忱朝母亲笑了笑，转身上楼。

书房没开灯，黑暗中，一间抽屉被拉开，借着窗外透进的路灯光，能看见那个精巧的纸盒，现在已经褪色发白。打开盒盖，碎裂的玻璃块仍旧静静地被安放其中。

他转动着盒子，玻璃碎口折射出微茫的光亮。

「对不起。」陆忱对着碎片轻声道，

「愿你以后，再不被辜负。」

清鸣山位于城市的西面，当地人在提起这三个字时，往往指得并非那座山，而是依山而建的清鸣古镇。

公历年的最后一天，长巷街头人山人海，高悬的红灯笼似火龙般游走在古制楼宇间。飞檐连着飞檐，人肩并着人肩，我拉了拉一旁的江烨，「你说，这么多人，会不会走着走着遇到吴欣悦他们啊.....」

江烨不时伸手护着我不被人流挤到，听到这话，很是不解，「我怎么感觉，你那么怕她呢？」

「我可没怕她，」我辩解道，「我是怕尴尬。」

「要是能在这么个茫茫人海里都能遇上，也是缘分。」

「哎不说他们了，能不能找个地方歇会儿？我走不动了.....」

终于，我们在路边的一家甜品铺找到了空位。

这铺子门面看似不大，往里走却曲径通幽，别有洞天，是一间古朴的民宅改建而来，最里面，有一条依水长廊，清鸣河水绕着廊下悠悠流动。

古镇呈环形结构，一条长河贯穿其中。我和江烨何其幸运地坐在仅剩唯二的临水景观位上，望着对岸灯火辉煌，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真是不该带你来这趟，人挤人。」江烨有些懊恼，

「我也挺震惊的，本来以为你就是说着玩玩，没想到还真把我拐这来了！」我故意道，

「那还不是怕晚一步，你被别人拐走了。」

摇着桨的彩船缓缓划过河心，船舱里，扮相精致的汉服男女正在拍照观景，岸上的人潮依旧望不到边际，南面隐隐传来悠扬的丝竹乐声，听说那里依着山形新搭了游园吉市。

「哦对了，有个东西要给你。」我从包里取出一个绒布袋，拉开抽绳。

他先是好奇，继而一愣。

里面，是那只被我从展厅带出来的玻璃圆灯。

「这个，还给你。」我轻轻推到他手边，

他将圆灯捧在手心，显然还是很惊讶，「怎么在你这？」

我有些尴尬地捋了捋鬓边碎发，「那个.....整理会场时发现的，上面刻了名字，我想应该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就自作主张帮你收起来了.....可以冒昧问一下，叶佳宜是？」我小心问道

「是我妈妈。」，他渐渐回过神来，「我的名字其实取自父母姓氏的谐音，江、叶。」

「你妈妈她.....」

「嗯，她已经去世了。」

我暗暗叹了口气。

其实早已猜到，但这个答案，还是让我的心不由自主地疼了起来。

灯上刻写的时间终点，是在八年前。

那一年，乔琪高考超常发挥考上了最想去的学校，拉着我在操场上狂奔，全世界都盛不下她的欢喜。

那一年，陆忱偷看到吴欣悦的报考学校后，如是填写了第一志愿，吴欣悦却以三分之差错失，去了另一座城市。

那一年，为了能和陆忱在同所大学而放弃设计专业的我，终又以青梅竹马好朋友的身份，陪他走完了最后一段学生岁月。

而那一年的江烨，满怀抱负地远赴美国学习建筑设计，却在异国他乡，等来了母亲离世的噩耗。

那一年，我们 19 岁。

江烨伸手在我面前晃了晃，「你没事吧？」

我收回直愣愣的眼神，努力笑了一下，「没事，就是在想，这个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嗯……」他修长的手指摆弄着圆灯，似乎在思考该作何说明，突然，他把灯举过头顶，对照着檐下亮得通红的仿古灯笼，散射的光线在玻璃中折出细细的光芒。

「这其实是一颗'星星'。」

「星星？！」这个答案让我始料未及，

「嗯，这个故事听起来，可能会有些矫情。」他自嘲着放下高举的手，将灯轻轻放在掌心转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小时候，如果遇到长辈去世，我妈总对我说，那是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试图以这种方式，暂时把我隔绝在死亡冰冷的真相之外。」

「我大一那年，她出了很严重的车祸，事情发生得突然，我甚至来不及回国见最后一面，弥留之际，她嘱托我爸转述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妈妈就是天上的星星。」

说到这，江烨苦笑起来，「你能想象吗？当时我十九岁，听到这样的话，真不知该笑还是该哭。」

「得知消息的那晚，我在公寓的地板上坐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一缕晨光爬上窗台，看着高楼之间，新生的太阳正在缓缓升起，终于意识到，这样明亮的阳光再也照耀不到我的母亲了，她变成了星星，永远留在了昨夜。」

他停了片刻，将那只圆灯轻轻摆回桌上。

我看着那透明的灯壳，默然无声。

那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里面承载的，是一段被深深缅怀的平凡岁月。

「对不起。」我埋下头，鼻子有些发酸，「很抱歉让你回想这些事情。」

对面沉默了几秒，接着，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抬起我的脸。

在一汪春水般柔情的眼波里，我看见自己的影子，落在那双碧波荡漾的清眸中。

他笑了。

「没关系，我想，这些事情早晚是会讲给你听的。」

「记不记得当初发给你的展品册里，最后一页有个无名设计？」

我点点头，那一页内容曾经特别引起我的好奇。

江烨的身体轻轻向后靠去，两岸灯影落在眼中，照映着他绵长如河的思绪，「那是我为母亲设计了一片'星空'。」

「我还原了她对死亡美化的想象，在最后的旅程里，生命会回归于群星之间，只要仍被铭记、怀念，代表逝者的那颗星星就能继续长明。在这份怀想中，死亡不是终点，生者的记忆能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也是那段时间对死亡的思考中，我才慢慢意识到，母亲的遗言并不是要留给我一句童话，而是当真正的永别来临时，她唯一想留给我的只有告慰和寄托，那是她所能给予最后的爱。」

「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通过实现作品，完成对母亲的追思。后来逐渐有了些成绩，开始收到联合展出的邀请时，这种欲望却在消退，我无法对着一群陌生人述说自己的往事。经历得越多，人就越挑剔，甚至已经做好了，让一切停留在图纸的打算。」

「说起来，一切都要感谢你。」

「我？」我惊诧道，

「是。我一度觉得，能让我圆满完成这份纪念的地方是不存在的，直到那天下午，你带我们踏进那座老宅。」

一刹那，我回想起那个下午，他坐在银杏树下，神思怅惘的样子。

.....「你很喜欢银杏吗？」.....

....「嗯，想起了一些旧事。尽日苔阶闲不扫，满园银杏落秋风，说得就是这样的景致吧。」.....

「这是我妈生前最喜欢的诗句，每当看到银杏叶落，就常常念起。那是属于她的故事，我不知道其中缘由。只是第一次身处园中时，这句话就不断在耳边响起。」

「原来是这样。」我慨叹道，一想到之前自己的胡乱猜疑，不免有些羞愧。

「说来也是我自己的私心，这盏灯，原本打算展出结束那天自己取回的，没料到后面居然忙得天南地北赶不回来，又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毕竟几百盏灯里只有我才知道它挂在什么位置。本以为已经被收进旧仓库了，」

他再次看向我时，目光的温柔，仿佛山月也化在其中。

「幸好，有你在。」

夜深了一分，路上的人也比之前少了一些。我们朝着游园吉市的方向走去。

「谢谢你带我来这。」我忽然说道，

「怎么，刚才不还说是我把你拐来的吗？」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我笑嘻嘻道，低头看了眼时间，「糟糕！要来不及了！」

我一把拉起他的手，在巷间奔跑起来。

乐声渐渐清晰，一口气爬上几十步山阶后，眼前又是一片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

游园被布置得古意盎然，道路两旁高高伫立的灯笼墙将整条长街映照得亮如白昼，如梦似幻。园中摆着这种古制摊位，贩卖零食、饮料、还有手工制品，潮水般的游客在其间穿梭。

我靠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气不接下气。江烨轻轻拍着我的背，「和你说慢点，跑急了吧。」

「我想喝水。」我委屈道，

他揉了揉我的头发，「那你坐着，我去买。」

转眼，就消失在人海中。

我坐在原处，四下无聊地张望，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个略显熟悉的声音。

「请问，这条路上去，是有座庙吗？」是个年轻的女声。

「是有座庙，不过现在只是个空庙啦。」回答的是个上了年纪的大叔，「怎么了姑娘，想到庙里祈福？」

「我记得，这庙里有个会看姻缘的老师傅，也不在了？」女声似乎不甘心，继续问道。

「嗨，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人早换地方了。再说什么老师傅，那就是个装样子糊弄人的老头罢了。」大叔笑道，「你们年轻人怎么尽信这些神神鬼鬼的，要是姻缘真能看得破，世上哪还有那么多聚散分离啊。」

没再见听见女声的回答，我忍不住转身去寻。

人影叠叠，声音的主人早已不知去向。

我看向远方夜色的深处，这条路如今变了模样，分辨不清是否还是年少时走过的地方。

我也记得那座庙，记得那年春天，一个老师傅指着我和陆忱说的金玉良缘。

一晃，已是十年岁月。

肩上被人轻拍了两下，我回过身，江烨已经手捧热茶回来了。

「看什么呐？这么认真。」

「没什么。」我笑着，「随便看看。」

人群里传来欢庆的响动，我兴奋地对江烨说，「马上开始啦。」

我们站在原地，静静等待着。

长街尽头，传来礼花燃放的声音，一束束明焰冲向月亮，在夜幕下绽成绚丽的火树银花。与此同时，一盏盏点燃的天灯成片升起，缓缓向夜空飘去，烛光点点，蔚为壮观，这是人间的烟火，大地的星辰，承载着爱与祝福，在不朽的宇宙中永远长明。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林之清，十年了，我终于能站在你身边。」他低下头，在我耳边轻声说，

「是啊，这十年，太漫长了。」

「那下一个十年，下下个十年，以后的所有十年里，可以都有我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笑，对着无比灿烂的夜，笑得心花怒放。

漫天璀璨的烟火下，我们依旧并肩站着，而身后，两只牵在一起的手，十指紧紧相扣。

